

年

卷

期

11

2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I No. 2 (132)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三二號)

第十一卷 第二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新學制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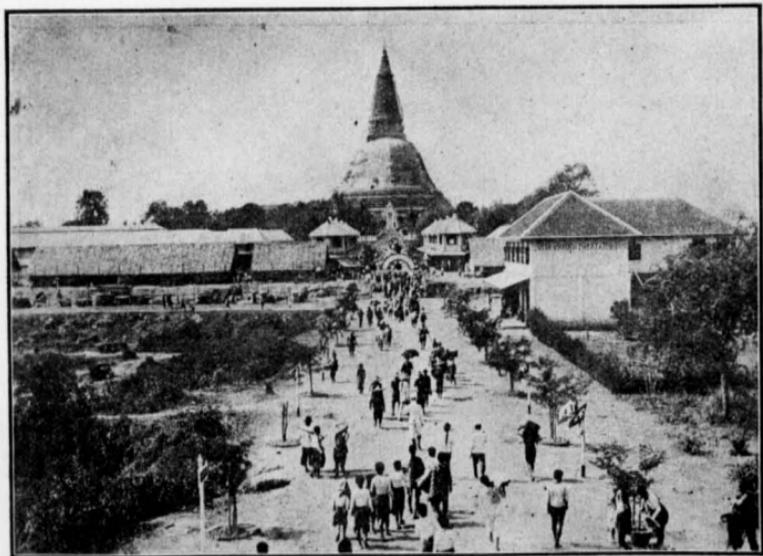
與各段適用之教本

本館當新學制規定之初，即敦請教育家及各科專家編輯各級學校教科用書，現已完全出齊，極合今時需要，茲將各書分別填列於下，以便採用。

年齡	高等教育	大學 (大學及專門學校適用之書詳見“圖書彙報”)	專門學校 (專門學校)	
18				
15	中等教育	(1) 師範叢書 (2) 現代教科書 (師範學校)	(1) 新學制高級中學教科書 (已出十六種) (高級中學) (1) 新學制初級中學教科書 (出齊) (混合的) (2) 現代初級中學教科書 (出齊) (分科的) (3) 新撰初級中學教科書 (已出七種) (文言的) (初級中學)	(1) 新學制商業高級教科書 (已出十七種) (2) 新學制工業高級教科書 (已出九種) (職業學校) 初級職業學校適用之書詳見“圖書彙報”
10	初等教育	(1) 新學制高級小學教科書 (出齊) (2) 新法後期小學教科書 (出齊) (3) 新撰高級小學教科書 (出齊) (文言的) (高級小學)		
			(1) 新學制初級小學教科書 (出齊) (2) 新法初等小學教科書 (出齊) (3) 新撰初級小學教科書 (國文一種) (初級小學)	
6		(幼稚園) 幼稚園適用之書詳見“圖書彙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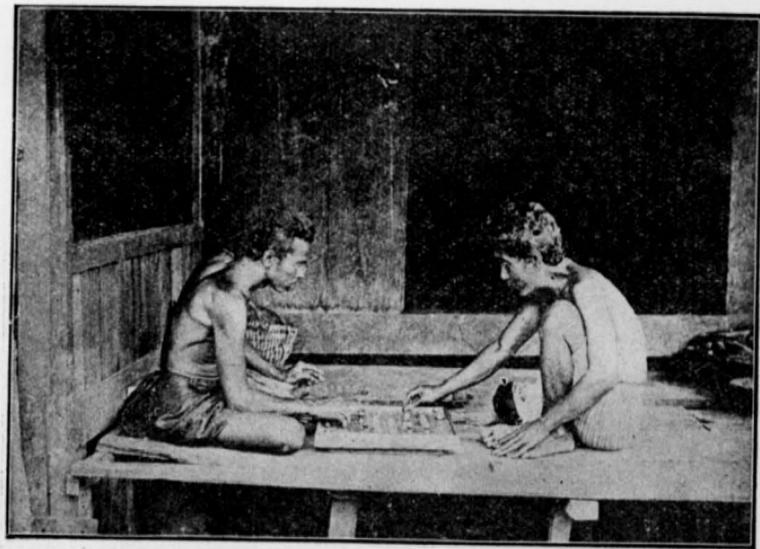
■ 各書目錄承索即寄 ■

商務印書館謹啟



贈君常齊殷

刹古之埠統佛羅暹



贈君常齊殷

圖奕對人羅暹

閱贈價半 誌雜育教

[本成顧不 及普圖只]

祇須報費大洋七角五分郵費二角四分便可購閱教育雜誌全年一份並可得「教育叢著」優待券惟以陽歷本年年底爲止

各校校長及教員
師範及大學各校學生 公鑒

本誌編刊，已歷十有七年。對於教育上之新思潮，新方法，新法令，新成績，無不盡力介紹，而於實際教育，尤爲留意。幸蒙 教育界不棄，訂閱之數，日益增加。茲爲優待諸君起見，凡現任各校校長教員，現在師範及大學各校學生，倘須預定本誌，請將報費郵費及本社所備優待券填就，不論本外埠，一律由郵掛號逕寄本社，報費當照半價計算。應贈「教育叢著」優待券，仍照附送。藉表微忱，惟希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教育雜誌社謹啓

優待券承索即寄



小說世界

第十二期

封面
與
插圖

中國莊嚴宏偉之寺宇

暹邏佛統埠之古刹——暹邏人對奕圖

消暑雜話

世界寓言

書藏齋文庫

塵夢 神

心上的痕跡

世界寓言

秘密博士 (月球見聞錄)

敏芝

塵夢

楊小仲

伊資邁洛夫寓言

象與狗

貓與鼠

蝦父蝦子

唐小圃





□ 西笑彙錄 胡文緯

★ 徵文名次揭曉 ★

茶樓一瞥 胡寄塵

童年事蹟之搜括 左山

容齋筆記 容齋

□ 怪叟偵探談 吳山

心獄 寶慶

□ 世界笑話 胡寄塵

□ 野人記 天游



暑期中之雅人雅事

炎炎長夏，暑氣困人，浮瓜沉李之餘，尙有消暑之樂事否乎？
曰有。

窗明几淨，撥墨揮毫，是消暑之一法也，本館精印名人碑帖畫冊，可備觀摩。

山間海涯，旅行遊覽，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精印中國名勝及各地風景照片，各地遊覽指南，可備應用。

輕搖畫扇，清風徐來，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摺扇紋扇，可備選擇。

二三素心，圍棋一局，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棋子棋盤，可備玩賞。

▲種類繁多

詳載圖書彙報

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消暑雜話

西神

陳眉公嘗云。一年四季中。惟夏季最不宜於衛生。倘安穩渡過中元。便當舉家相慶更生。余體素脆弱。雅與眉公同病。每當春餘夏首。風送南薰。輒惴惴然若臨大敵。少時一至夏令。飲食銳減。精爽都失。幸家有小園。花木便。娟六尺龍鬚。偃臥綠陰深處。取架上唐詩宋詞讀之。便足坐消長日。自移家海上以來。寓廬蝸寄。細弱累多。揮汗傭書。勞工本色。回視二十年前棲神家術時。此樂遂同天上。情隨境變。當年草草光陰。寧遂知芳韶之可貴。兩年前謝去書傭。試作教授。暑假有三月之久。自榴花紅候。至桂子黃時。百日餘間。儘容嘯傲。今歲寄寓滬江大學校中。地濱黃浦。藉江風之調劑。溫度視上海較低。校多曠地。屋後垂楊。窗前修竹。樓吸江光。夢驚鳥語。花紅闔戶。苔綠上階。逸趣閒情。偶拾卽是。雖無佳人公子之風華。雅有雪藕調冰之韻事。戲拈螺黛。小志鴻泥。斷章取義。作江村消暑錄觀可也。

灌園抱甕。祛暑最宜。余齋前隙地三弓。悉蒔雜卉。夏末秋初。爛如雲錦。花以鳳仙晚香玉爲多。果以番茄番椒爲主。草以翠雲裘爲宗。翠雲裘者。一種蓬科植物。濃青欲滴。蓬鬆如張蓋。鄉人呼爲龍頭松。余以其名不雅。爲錫佳名如此。鳳仙易種。易繁殖。翠葉紅葩。天然配偶。番茄葉不甚雅。而朱實紛披。如秋林霜柿。點綴荒寒。番椒有二種。一似中國之辣椒。實細而長。一爲圓實。顆顆紅珠。寶光四射。葉饒深綠。儼承翠蓋。火齊木難。頓呈異采。遂覺金谷園中七尺珊瑚。未是俊物。晚香玉

亭亭玉立。香以晚名。花必夕放。每新浴初罷。小坐花間。輒覺秀韻寒香。涼沁心肺。倘有解事雙鬟。於此時著退紅衫子。吹尺八洞簫。低唱鼻晴絲一曲。真如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矣。十丈飛紅。不知遁向何處。

鳳仙種類甚多。丹山嘖鳳。紅翼紛飛。閨中小兒女。搗花汁染長指甲。亦取其猩紅似滴也。其次紫色。其次白色。其次綠色。黃色者絕無。僅有視牡丹中之娥黃。或且過之。花貴重。以短幹闊葉。結花滿頂者爲上品。然單瓣者亦有佳種。其根直上。如龍門之枝。其葉葳蕤。其花四照而紛披。離角牆根。森然獨立。便令人作王謝佳子弟想。余齋前有龍爪槐一本。濃陰四覆。余於其下遍植鳳仙。嘗有卽景句云。風過龍飛千葉雨。露涼鳳孕一身花。蓋紀實也。種稍佳者。移植階前。亦有兩種合錦者。或紅與白合。或紫與白合。俗呼灑金。殊有倉氣。余以鴛鴦錦三字易之。黃色不易得。得真綠色者。已同瓊寶。外瓣微白。漸進漸綠。至中心則澄然一泓。綠淨難唾。花葉一色。真花葉相對。葉集相當矣。又同

一紅色。而深紅淺絳。澹茜濃朱。亦有數種分別。最淡一種。似天半餘霞。偶然一抹。似真妃飲荔枝漿。嫌熱。服玉魚湯解醒。倦坐東窗白玉牀。神思不屬。若有意。若無意。昔唐人染色有無心綠。不肯紅之名目。以不肯紅三字品題此花。可稱妙合神理。其葉如新鵝破殼。淺暈微黃。而中嵌嫩綠。似畫中宋元人雙鉤竹葉法。亦花中逸品也。

雜藪中有名十樣錦者。亦菊科植物之一。隨插隨活。花雖單瓣。而小白長紅。詭形殊態。機織九張。絲羅五色。錦以十數。差免處士虛聲之盜。天涯何處無芳草。培培植植。責在吾輩。何花不琪。何草不瑤。難爲霧裏看花者道耳。

校園中多山礬。一種長綠樹。葉榦頗類冬青。繁花著樹。白色濃香。三四月間盛開。余酷賞之。偶於荆榛中尋得一株。喬柯厄其上。日光蔽矣。左妨於翠柏。右阻於朱藤。涼風鬱。甘露失矣。非是攀也。支離蟠曲。以與喬柯翠柏朱藤者奮鬪。斧斤所赦。霜露所餘。螻屈者不知幾何年。今歲遽發數花。余憐其屈在下位。躬操畚具。移植齋前。時其灌溉。愛護

有加。昔八桂老人詠水仙花詩。每攀兄梅弟之喻。余寶此。鑿亦如同氣。黃梅時節。霖雨連朝。欣欣然有生意。雨止炎蒸。遽就菀落。家人孺子。伐枝以驗其榮枯。剝膚以譜其生殺。不數日。離離黃葉。搖蕩狂飈。家人遽摧折爲薪。僅剩朽株敗枿。濯濯如牛山之木。將欲愛之。反以害之。天下事爲德不卒。大抵如是。士之伏處巖穴。老死無聞者。以限。幸得一知己振拔而出。乃爲羣小所中。同列所忌。旁午扇構。媒藥萬端。垂翼繼繼。終以不振。女子小人。古稱難養。吾宗半山銘泰州海陵縣主簿許乘之墓誌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真係見道之言。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宜憫時嫉俗者。抱山終隱。浮海孤征。必不肯輕越雷池一步也。

養魚彖鳥。最足涵養天和。余素喜蓄文魚。自來校中。屢試失敗。蓋校中用水。汲自深井。輾轉素綆。縮以巨機。中經沙澗。水之本質漸失。魚之滋養料不足。故靡論紅魚貴品。卽自小溪曲港中。取魚子百許尾。小不盈寸。大僅及指。置文

瓷瓦盆中。苕藻交橫。天然活趣。越宿而十去其一。再宿而十去其二。三宿之後。碩果之存者僅矣。地利人和。都不宜於魚計。乃一意養鳥。滬鶴鳥肆。以華記路某店爲最佳。鸚鵡大者。價非數十金不辦。翠衣紅嘴。色相不一。有全體縞素。不愧雪衣娘標目者。有白雪紅霞。微烘交染。澹粉輕煙。別饒逸韻者。余力弱不能致此。僅蓄芙蓉等普通之品。初置一羽。新簧宛轉。引吭清圓。繼廓其籠居。爲覓良配。俄而得三雛。終日翼伏。暇卽哺食。於是依人嬌鳥。有家室之安。有兒女之樂。英雄氣短。嗟若寒蟬。漸失其能鳴之天職。急毀新居。使成新式之小家庭三。對宇望衡。各不相接。晨曦初上。好夢驚回。入耳新聲。恍聆舊曲。懷與安。實敗名。齊姜對駢脅公子之言。儼同苦海鐘聲。寧止迷途驢唱。秋蟲多種。大小不一。雅俗各殊。小兒女喜蓄叫哥兒。（北人呼聒聒兒）終朝強聒。有何佳趣。稍上爲雀兒。其色淨綠。如翠玉琢成。故足案頭雋品。然終不若絡紗婆之豪雄可喜。校瀕浦江。豆棚瓜架之間。蘆葉蓼叢之內。夜來繁響

齊鳴。怒潮競放。如漢軍昆陽之捷。屋瓦皆飛。胸次塵俗。爲之一洗。僕本僂民。迂腐疏濶。不近人理。忠厚無用。與有生以俱來。生平所受。僉夫俗子之氣。日挾三寸毛錐子。苦難盡量發洩。幸有秋蟲。引爲同調。退之所云。假其善鳴者而使之鳴。僕亦假秋蟲以鳴我胸中之不平。織絲娘之聲細。橄欖蟲之聲幽。金鐘兒之聲激。蝸蛤蟲之聲。如春泉奔瀑。細玉琤琮。微嫌寄托不深。抱負不大。海立山奔。風起雲湧。淒清如霜。峽啼猿。哀感如紅。整泣緯。奔放如鐵騎突圍。幽咽如黃壚笛韻。兼有羅長。不名一體。厥惟絡紗婆之聲爲獨絕。擬之於詞。如辛家六十一上人。如蘇髯公銅琵琶鐵綽板。青藤門下走狗所云。少年游治學秦柳。中年感慨學蘇辛。老志澹忘學劉蔣。皆與時推移而不自知者。人亦何能逃氣數也。有旨哉。有旨哉。

聽絡紗婆聲。宜於隔牆。意本不屬。忽聞巨響。如秋郊攜杖。信足意行。忽忽已至江邊。正怒潮盛漲之時。湧雪翻銀。掀天捲地。一羅預傾。空中立地。現玉山萬丈。目停心駭。宇宙

壯觀。至此止矣。昔人焚妙香。亦不親自然。蘇令童子隔幔徐焚。香濃篆足。始啓幔放入鼻觀。凡此種種。皆妙在無意得之。無意二字。極天下之至妙。有意爲聖賢豪傑者。勳業雖自爛然。終覺有一二分矜持之意。若楚霸王拔山扛鼎。縱使萬人名歸。不失英雄本色。究未免虎虎作態。不如輕裘綬帶之儒雅風流多矣。定有甌人羊叔子。立言何等婉約。譬之於文。無意作文。方得至文。有意作文。卽佳亦有限度。名家大家之別。亦別於此而已。

夏日飲料。最宜注意。余體苦溼。可終年不飲茶。間遇朋好饋贈佳茗。輒於良夜料理茶具。竹爐蟹眼。靜沸瓶笙。便覺此中饒有禪理。然經歲之中。似此佳夕。亦不數數觀也。酒則涓滴不入口。差同陳仲子之廉。每至夏令。惟一飲品。爲以鮮檸檬汁和冷開水調融。置冰糖少許於內。檸檬爲祛暑珍品。其酸汁能助胃之消化。味澀而永。視酸梅湯雋逸多矣。有時欲色香並擅。則置花旗橘汁於內。色醜輕黃。香同瓜汁。真飲料中無上妙品。冰太寒冷。間一嘗試。不能多

飲。非徒體弱不任劇寒。亦以頭銜冰清。差非熱客。不敢學長安冠蓋貴人。紛紛從權穢子。狂吞大吸耳。

罐頭食品中。果子一種。以美國舶來之櫻桃爲最可口。顆顆勻圓。有與吾國海棠果比大者。先以沸水靜置待冷。滴檸檬精。或桂花汁。玫瑰汁。數滴於內。輕紅淺綠。香透酸回。隨飲時之嗜好而定。後加櫻桃於中。玉匙銀叉。閒吟淺酌。自然引起絕妙詩情。近來國產亦有此品。實小而核大。樊素香脣。雅遜西方彼美。差同婢學夫人。非但唐臨晉帖。飲食嗜好。隨人而異。夏日之西瓜。嗜者十人而九。獨余不甚喜之。偶一入口。必擇雪瓠之甜潔者。亦但漉飲其汁少許。不敢效僉折夾取江瑤柱滿口大嚼也。若剖開之時稍久。便覺腥聞觸鼻。任何佳種。些謝勿納。然此猶或勉強能之。至王瓜則爲余生平大忌。案有此味。逃席乃已。少時家人以王瓜鑲肉。哈余嘗試。甫入口中。遽如陳於陵食駝駝之肉。棘腸棘喉。吐瀉滿地。歷數十年。此癖未除。或謂余非有仇於王瓜。殆因與瓜同姓。惟愛之深。遂不忍置之齒頰。

耳。余一笑置之。自亦不能說明其不嗜之故。但覺其腥味特殊。一齋一薰。十年同臭而已。憶在南洋羣島時。僑商喜食一種嘉果。名曰流連。實大如瓠。外叢棘刺。與江浙產之栗子相似。果肉略似香蕉。而腥味則更甚於王瓜。隔屋食之。臭聞隣座。華僑遇此果登盤時。不惜質衣借貸以謀一飽。謂非第其味美也。祛暑避疫。功且同於良藥。故佐餐解渴。咸非此不可。然初到南洋之華僑。則亦與余同惡。避之惟恐不遠。說者謂能食此果。方許流連海外。長作僑民。顧名思義。非盡無因。嗜好之不同。有如此哉。

香瓜黃者名金蜜羅。吾鄉石塘灣產者。青皮綠玉。風味特勝。大鶴山人樵風樂府。有夢江南東。篤闌見餉梁溪佳果詞云。芙蓉水。碧浸石塘瓜。玉手金刀初破月。冰心銀液勝餐霞。甜雪雪兒家。卽詠此瓜也。今夏余因事旋里。購得十餘枚。攜至滬寓。童孺爭食。剎那都盡。余僅嘗取一片而已。或問余如此俊味。安得更云不佳。余笑應曰。嘗一滴知大海味。誠不能學君等多多益善。

消夏宜填詞。一字推敲。渾忘寢食。靜坐明窗淨几間。再無些子炎敲。擾人清夢。

避暑宜出遊。乘長風破萬里浪。此志已成虛願。幸生江南山水之鄉。金焦兩點。西湖一勺。回首舊游。時縈夢寐。虞山琴水。近在襟衷。笠屐閃然。山靈致誚。他若牯嶺普渡。莫干名山。近年深染歐化。吾第郊瘦島寒。惟有望塵勿及。然寸心卽佛。煙雲四壁。可作臥遊。細素一箱。便當坐隱。閒中樂。



世界寓言

病人食雉

有個病人。請醫生診視。醫生道。你的病不要喫藥。只常常喫野雞肉。便會好了。病人聽了醫生的話。回去便買了一隻野雞來喫。過了幾天。遇見醫生。醫生問道。你的病好了麼。病人道。沒有好。醫生道。爲何不喫野雞肉。病人道。先生。我將一隻野雞都喫完了。醫生歎道。一隻野雞便能醫好你的病麼。按世人做事。不肯用充分的工夫。也是如此。

事儘容貯向錦囊。惜百日之中。人事去其三分之一。暑期學校又去其三分之一。走俗抗塵。縑衣化素。乃知入山不深者。決不能遠絕塵鞅。慣送人作郡。不自去作郡。明年此日。幸得如眉公所言。平安無恙。會當一覽匡廬瀑布。有欲索我者。期我於香爐峰下可也。

完

塵夢

不 要 忘 記 了

國 恥

!!!

國恥小史編

續前

每編一册
每册三册
角

我國自鴉片戰後，外交上着着失敗，什麼甲午之役，什麼庚子之役，什麼俄蒙交涉，什麼廿一條要求，侵我國權，割我國土；幾十年來，正不知蒙了多少恥辱！我們痛心之餘，把這些事實，聚集起來，編成這兩本書。親愛的同胞呀！快把他看了一回，你們更可以明白國恥之不可不雪了！

商務印書館出版

伊資邁洛夫寓言

唐小圃轉譯

一 象與狗

榮譽！

有一個肥狗，名叫卜雷郎，和一個豬爭鬪起來了。牠們在濘泥當中，亂滾亂咬，各不相讓，彼此身上，全都流出血來。究竟豬不是狗的對手，不大的工夫，便大敗而逃了。

一羣小狗，也齊聲嚷道：「是的，是的，卜雷郎君，實在是討伐豬軍的英雄啊！」

卜雷郎把豬戰敗了以後，非常的得意，向一羣狗說道：「諸君哪！你們看看！我的牙齒，多麼鋒利呀！你們應當永遠記住我卜雷郎的大名！」

卜雷郎見衆狗稱讚牠，越發的得意了，牠向衆狗說

衆狗聽了卜雷郎的話，全都誇獎牠，讚歎牠；其中有一個瘦狗，名叫布列得，一邊搖着尾巴，一邊說道：「喂！喂！卜雷郎君！你實在是好手段哪！你是吾黨的勇士！你是我唯一的好友！因爲你把豬戰敗，吾黨之中，增加了無限的

道：「我和那個豬鬪，幾乎把牠的尾巴咬斷。我豈但能把豬戰敗，就是和象鬪起來，也是能取勝的。象是個蠢笨的東西，牠是豬的親戚，或者不是親戚，也未可定。總而言之，是無足懼的。吾黨的勇士啊！我們要奮勇進攻啊！那蠢笨的東西，在這個時候，必然正在烏爾因飲水呢！往前進！往前進！一直向烏爾因前進！」

卜雷郎說罷，便向前走去。其餘的狗，見卜雷郎昂然

前進，便結隊成羣，在後邊跟隨；但是牠們一看見象，便戰慄起來，有些膽怯了。

卜雷郎對着象大聲喝道：「哈！你這肥東西！給我站住！我看你這樣子，安能是我的對手！」

象從從容容的問道：「怎麼見得不是你的對手呢？」

卜雷郎說道：「不要多說！趕快的投降！你這糊塗東西呀！若再遲延，我可要擒捉你啦！把你擒住以後，放在監牢裏，監禁六個星期！」

象說道：「哼！你若是能擒住我，自然是任你們處置；但是你們怎麼擒我呢？我用鼻子一捲，便把你們拋到空中去，你可要留神哪！」

卜雷郎說道：「你不要張狂！你這怪物，竟敢在我的面前說狂言大話麼？我勸你趕快的哀求我罷！我可以從寬收你做我的臣下。你要知道！我說罰誰，我就罰誰，我說教誰話，就必須話，萬事全要服從我的命令！」

象聽了卜雷郎的話，不由得大怒，說道：「甚嗎話？」

牠說着，便伸出鼻子來，一轉眼間，把卜雷郎捲起，向空中一拋，就拋到溝裏去了。

布列得和一羣小狗，不知道卜雷郎飛到那裏去了；向四外一看，好容易纔看見牠，從溝裏的亂草中間，爬了出來。布列得心想：「這可怎麼好啊？」牠本是個最好饒舌的，可是到了此刻卻啞口無言了，牠並且能分辨是非利害了；所以牠連一點怒色也不敢露，不顧那羣小狗，急忙忙的，先逃跑了。

狗的腕力雖強，到底不是象的敵手。替象設想，若遇見這一類的事，最好是一笑置之。

二 貓與鼠

有一個商人的家裏，飼養着一個肥貓。這個貓，特別的肥，因為牠從早到晚，從晚到早，除了喫，便是睡，所以一天比一天肥。牠因為肥得太過，便懶得動作了；縱然看見老鼠，也同沒看見一樣，絕不肯撲過去，捉拿牠們。這些老鼠，見這個貓如此的懶惰，誰也不怕牠，全都坦坦然然住

在棚頂上，一點危險都沒有。這個肥貓，既是這樣的慈善，老鼠們應當感恩纔是；誰知牠們不但不感恩，反倒常常的譏笑牠，說牠是糊塗東西，說牠是笨貨。

有一天，這個肥貓喫得很飽很飽的，想尋個清靜地方，休息一會兒，便走到老鼠們占據的棚頂上去了。牠到了棚頂上，臥成一團，不大工夫，就呼呼睡着了。

老鼠們看見肥貓睡在他們的棚頂上，立刻騷擾起來。這個說：「這是怎麼啦？」那個說：「這不是妨害我們家宅的安寧嗎？」你也喧譁，我也吵鬧，幾幾乎把天花板都要鬧翻了。牠們雖然喧吵，肥貓卻不睬牠們，依舊呼呼的睡着。老鼠們見肥貓一動也不動，以為是怕牠們了；於是越發的喧吵，索性潑口大罵起來了。牠們雖然大罵，那肥貓仍然不睬牠們，彷彿沒聽見一般，依舊是呼呼的睡着。

此刻有一個老鼠，生着很威嚴的鬚鬚，並且有七寸多長的長尾巴，牠活活潑潑的，對羣鼠說道：「諸君哪！我

們把這個貓捉住，分着喫了罷！你們看看牠的身體，夠多麼肥，那肉味一定是好喫的，可以當做一頓午飯喫啊！來！不要害怕！趕快把牠捉住！我們當中，誰是最有勇氣的，趕快咬牠的鼻子尖去！全都來呀！一同前進！一同前進！沒有甚麼可怕的呀！」

牠說罷，便奮勇向前，直向肥貓攻了過去；其餘的老鼠，也都隨着牠，向前攻擊。

此刻肥貓被牠們吵得再也不能睡了，他心想：「這些東西，是想做甚麼呀？」及至睜眼一看，纔知道羣鼠向自己攻擊來了。肥貓看罷，不待言，當然是準備格鬪。於是緩緩的起來，把脊背拱起，彎得和弓似的，遍體的毛，一根根的，向上直立，兩隻眼睛，閃閃的發光。牠的堅牙利爪，一齊動作，連抓帶咬，一轉眼間，一隊老鼠，全被牠蹂躪得狼藉不堪了。此刻老鼠們，呻吟呼喊，異常的混雜，有逃跑的，有被擒的，有哀求饒命的。肥貓見牠們如此無禮，那裏肯饒恕呢？一陣亂嚼亂咬，一會的工夫，一切的老鼠，全都

堆積起來，像個小山似的了。

不度德，不量力，無故侵犯老成，自應受相當的懲罰。雖極溫和的人，也不能忍耐長時間的侮辱。當其到忍無可忍的時候，對於無禮之輩，與以懲罰，雖旁觀者，亦必稱快。

譯者按：貓本有彈壓羣鼠之天職，乃竟飽食終日，怠棄天職，任羣鼠擲偷而不顧；及至羣鼠知其易與而干犯之，又不惜用殘酷之手段而殄滅之。若此貓者，吾祇見其爲貓而已。然則羣鼠果無罪乎？余曰：「彼鼠輩也，祇足膏肥貓之吻耳，何足道哉！」

三 蝦父蝦子

蝦父氣哼哼的，向蝦子說道：「你這是怎麼行路呢？爲甚麼一味的向後退呢？糊塗東西！你想往那裏走啊？我告訴你應當向前走！若是再不聽我的話，我就要打你啦！」

蝦子說道：「既是應當向前走，請父親走一回，給我看一看，好教我知道應當怎樣的走法！父親祇要教導我一回，我就能記住。父親！你走一回呀！我在後邊，隨着你走！」

主人對僕人說：「飲酒是一件惡事啊！」主人雖時常這樣對僕人說，可是一點效果也沒有。這是甚麼緣故呢？祇因主人自己是歡喜飲酒的。

(未完)

心上的痕跡

楊小仲



我十五歲，生了一次大病，身體大受虧弱，醫生的意

思，最好到鄉村去住幾時，換點好空氣。於是我就到了L鎮。我伯父在L鎮當鄉董，所以我到他那裏居住。L村有明秀的湖，雄壯的山。鎮市很鬧熱，和城市相仿，但不及城市繁華。我伯父家就在湖畔，隔了湖，可以看見相連如帶的山，籠罩在煙霧裏。我時常借了鄉人的漁舟，沿了湖邊，緩緩蕩着。有時在山中採集野花，從這個山頭，走到那個山頭。街市中去的時候很少。

在初夏的一天，伯父和我說，無錫有兩個賣唱的妓女，到鎮上來賣茶，轟動了全鎮的人，叫我一同去看看。我久已懂得妓女這個名詞和解釋，但從沒有和這些人見過面，我總以為這是一班特別的人，當時我很難為情答應，因為是伯父的意思，又加之少年好奇心，我就欣悅地承應了。這時天氣已經很熱，全街的人都換了白色短衫褲，穿長衣服的不多見，偶然看見幾個穿長衫的，想必都架在階級上面的，走路特別斯文，顯出高貴的神氣，街上

人對於這些人，亦似乎格外有禮。我這天穿了一件紡綢長衫，跟隨了伯父，在街上經過。街上的行人，和沿街的商家，大概都向我伯父很恭敬的招呼。我轉念一個鄉董，就這般的尊貴，我跟着他走，又是他的姪子，當然亦很有面子，於是我把走路姿勢，矯爲壯嚴了。繼而看見伯父沿路和人點首招呼，我又替他麻煩，我想伯父的頸子，如果用銅絲紐成的，點頭就可以省力多了。這種大不敬的思想，當時再亦不敢說出。

到了一所茶店面前，我們就走了進去。屋裏已經坐滿了人，每人面前擺了一把茶壺；談笑聲異常嘈雜，屋內充滿了旱煙氣味；大概的人都是赤着脚，有的穿了短褂子，亦有赤膊露出受日光薰蒸成爲異色的皮肉；鼻管裏聞得一陣陣汗酸氣。伯父走了進來，就有好些人立起招呼，茶役就上前接待，指着正對了臺面的一個空座位，說這是預先留下的。伯父說，還要一個呢。茶役躊躇了一下，就低首向旁邊坐位一個穿藍褂褲的輕輕說了幾句，這

個人點了頭，提了茶壺，到最後一隻桌子上坐了。伯父和我佔了這最近的最好的兩個坐位，茶役照例泡來兩壺茶。唱臺搭的很簡單，幾張板檯，架着木板，上面擺了一張桌子，桌子當中和兩旁，各有一張有靠背的椅子。等了半個時辰，我心裏很有些按捺不住，伯父却是很鎮靜的，聞着他的鼻煙。不多時，屋內起一陣喧嘩聲，走進一個生着幾根鬍鬚瘦老頭子，帶了兩個年紀很輕的姑娘，直到臺上坐下。各人把手裏拿的樂器，整理一下，就合奏起來。他的聲音，繁複而純熟而好聽；全屋的人，都像受了秋風的夏蟬，禁不成聲了。老頭子坐在當中，面上含着笑容，坐在上手的姑娘，年紀大些，然亦不過二十歲左右。坐在下面的，比較小些，二人穿着一式的印花洋紗衣服，態度很清潔；小的容貌豐滿些，二人面上都顯出浮滑善於應酬的神氣，時時發出媚媚的笑容，向看客施報眼色。他們奏了幾譜樂，唱了一段開篇，這是照例的。唱完了，這老頭兒取出一個摺子，上面寫滿了歌曲名字，交給茶役，傳來客人

手裏，請客人點唱，每曲兩角錢。伯父點了一齣「孟姜女萬里尋夫」在摺上，用筆點了一點。摺了依次挨了下去，這時秩序大不如前了；人聲翻騰起來，互相議論着，爭吵着。兩位姑娘坐在臺上，施出拉攏手段，向看客巧笑，希冀多點幾齣戲。有的點「賣黃瓜」；有的點「四季相思」，名類太多了，我亦聽不清楚。這些人把那一齣頭，一齣頭，曬了太陽，冒了風雨，賺來的錢，在平常一錢如命的，這時卻情願的慷慨的毫不顧慮的拿了出去。摺子在各桌上都經過了，茶役又交了上去。他們檢看着，笑嘻嘻的挨了次序唱了下去。那一齣是那一桌點的，他們的臉，就對着那一桌，想是回報的意思。那一齣是那一桌點的，這桌上的喝采聲，嘻笑聲，拍掌聲，就格外的響，算是捧他們自己所點的。起先他們唱的很有精神，後來聲音低了，氣亦緩了，但他們仍竭力的唱着。屋裏次序更紊亂了，靡靡的樂聲，浪蕩的歌聲，發狂的喝采聲，拍掌聲，闐滿了全屋。我煩悶着，不耐耐了，但伯父卻執着旱煙筒，連連的吸着，含了

微微的笑，津津有味似的。我看了這兩個妓女，和我平時所見的，所尊重的女人們一模一樣；伊們亦是清秀的眉目，豐潤的面龐，俊俏的姿態，和伯父家兩位姊姊，和別人家裏的少女，我實在找不出半點不同，爲什麼伊們要在大庭廣衆之間，矯作出這種嫵媚，自輕自賤的神氣，來迎合這班蠢濁的村人；我替伊們可惜，可憐伊們的不幸。我坐在座位上，心裏懷着這段思想，所以越是伊們奇形怪狀，我的心越覺難受。共總坐了兩點鐘，散場了，我隨了伯父回來。在路上我向伯父說，這兩個女子，都是很好的人，爲什麼要作這樣下賤的事體，來迎合一般粗濁的村人。如果伊們嫁了一個人，何致於墮落到這種地步。這般蠢俗的鄉人，他們懂得什麼，亦到這裏拍手亂叫，真真辱沒了作賤了伊們。伯父一路聽了我的話，默然不答，睜了眼睛，看看我的臉。明天伯父仍又去聽唱，但是不和我同去了，亦不向我說起。而這件事的影子，打在我心裏，使我悵悶了幾天。

覺得伊是個利害人，有經緯的人。

我進了K M工廠，在總事務處辦事。這時候，開始爲了生活而奮鬥，人情世故，處處給我新的閱歷，些微知道世途的艱難；同時又感到青年的煩悶，而對於遠離久別的家鄉的懷思，又時時逼上心來，使得心的波動，沒有一絲的安寧；除了自己安慰，自己寬釋，更有什麼人來顧盼到弱小孤獨的旅人呵！這時，我寄居在一家姓王的家裏。他家的組織，可說是簡單極了，雖說是有三代，但祇寥寥四個人。男主人在商號裏作賬房。女主人就在K M工廠女工部作副領袖，一個老娘，已經七十以外的年齡，但伊很康健，能够在樓梯上走上走下，能够和年輕人作長時間的談話，還能够吃炒蠶豆。一個孫子，是個先天薄弱，黃瘦懦弱的小孩。這位祖母，真是一個和平的老人，每每看見我從工廠裏回來，就邀我談話，伊的口材，真使我欽佩，因爲我從沒有聽見伊的話覺得疲倦的。這位男主人，不很見面，在外商號的時候多，不常回來。主婦是位面面俱到的人，我到現在還識不透伊是好人，還是壞人，但我總

在工廠裏的女工，大概都是庸俗粗陋的一般人，伊們都是渾渾噩噩的，無智無識無理性的人，伊們隨着世界的濁流，流進污穢的溝裏；伊們祇知爲生活而工作，因爲把生活看得太重了，於是把一切都殉在生活上了。世上難得正經的男子，而況這上海的下級社會的工人，時常有些不堪聽聞的事實，傳進我們的耳裏。使我們的目光，對於這班工人，——不論男女工——永遠提不高。我既做了工廠裏的執事，總不免要和伊們接近，每每聽見一件事，或者是我們目睹的，我就覺得不愉快，我要悲傷因爲伊們大概是無從救濟的人們。

一天，我走到檢查部裏，看見一個年輕的女工，大約祇十七八歲，坐在賬桌前，把貨簿一樣樣的檢查，手裏執着鉛筆，連連的寫着。不知什麼原故，我心裏陡然跳了一下。伊穿了樸質的衣服，清秀的面容，合度的姿態，使我一驚：我想，這種地方，亦有這種人麼？我看着，覺得伊的大方

態度，是受過教育的，不同凡俗的。我退出了檢查部，我的心卻蕩漾着，無端煩悶的亂絲闖進，而且包圍了我的心田。這天下午，我又向檢查部去過兩次，最後一次，遇見我那居停的女主人。晚間放工時候，我從辦公室玻璃窗看出去，見伊亦夾在人叢中，同一個年紀較輕的一齊走，伊很端莊，並不像其餘的那種嬉笑輕狂，沉默地低了頭走去，顯出伊的特殊行徑。

從此伊就掛牽在我的心上，像刻鏤般的，牢不可滅的，永遠的不能忘了。每日到工廠，除了爲辦事以外，就去注意伊，有時因了伊而就誤公事。在我這時心理上，最關切的就是對於伊將來的推測，伊並不是不完全的人，表面上很能看出伊是有高尚的人格，何以要淪陷在這種不容易擡高的卑劣地位；現在被這種地位所限制，自然難以得到好結果，到日後做了這般蠢俗人的妻子；把一世幸福，盡行葬埋。假如有個階級上比較伊高些的人，和伊結合，給伊昇拔的機會。我可憐伊，可惜伊，愛伊，我就存

蓄這個心念。我情願犧牲一切，行我的主義。我雖不是什麼高貴的人，但比較伊這一般的人，總覺得自己能相信些。但我究竟沒有知道伊的底細，從未和伊談話，雖然存了這般大的意旨，亦不是可以過於草率的，於是作進一步的進行。

無處不是阻礙，什麼人都可以干涉你，我何從可以達我的意思呢。兩個月之間，費盡了曲折，探得伊的家世，伊的住址，伊的經歷，一切都使我很滿意，愛伊的心，更其堅定。而伊亦知道有一個我在注意伊，在伊笑語顏色之中，我敢說伊是認識我了。至於其他的有無，我卻不敢說了。我就想用方法來宣達我的意思。

女子的態度，最是變化難測的；男子的神經，亦過於敏捷了；往往就了自己的心念，把事體弄左，我屢次都遭受這種的失敗。少年人的意志，有時是堅定的，有時亦很容易軟化，惟獨這件事，在愛神轄制的下面，不輕易軟化的。我雖然經了許多挫折，我並不灰心。這件事的原委，我

很誠實的，告訴了居停女主人，含着請伊幫助的微意。起初伊笑我癡念，後來伊又稱贊我，說我良心好，是有道德的。隔了幾天，居停女主人和這女子，一同到家裏來，我和伊含着害羞的神情相見了。

一個星期之後，女居停來說，已經把我的意思，和伊談過了，伊說要仔細思量起來，方能回答。居停還代我謀畫步驟，怎樣方能和伊直接談話，並且預料接洽起來，一定不致有什麼爲難。因爲這件事，在彼方面是有益的。我探聽伊是基督教徒，我買了一本精製聖經，又把我一張拍攝最精的照片，夾在裏面，又仿照聖經的語氣，寫了幾句：「看上帝仁慈的面上，接受我的熱烈的紅赤的心；交換你的純潔的清白的愛。」托居停拿去送給伊，幾天不得回音，我的心不安寧，又不敢即時得到回音，恐怕傳來不如意的消息。

果然過了幾天，這本聖經忽然退回來，照片字條仍夾在裏面。女主人傳來伊的話說：「伊不能領受我的美

意，上海的青年，是不足信任的。」我很爲失望，因爲伊不能體會我的意思。或者伊存了更高的志向，像我這樣的人，不能當伊的意呵。從此伊見了我，把臉亦回轉了，即使遇見，亦如同不認識似的。但我仍繫念伊的將來，果能免了我以前的推測麼？那張字條，撕成粉碎，聖經亦送給別的朋友，不願再提起這件事。

次年的冬季，距離以前的事，已經一年多了。有一天，工廠裏忽然轟轉了一件事，說是檢查部的一個女工，和部長姘識，將要私生子了。回來我和居停女主人談起，伊不等我問就告訴我說，那個和部長有染的女工，就是以前我送聖經給伊的那個人。我聽了很爲震驚，什麼原故，伊這樣的甘於下流。我以前以爲伊是眼高於頂的人，何知道伊身心意志，是這般卑鄙污濁呵。我心中很覺得難受，因爲伊是我心理中所想拯救的一個人呀。

事體愈傳愈大，被總理知道了，伊和部長都被斥革了出去。部長是娶過妻的，聽見丈夫如此行爲，伊趕到這

個女工家，把伊打了一頓，說伊誘騙伊的丈夫，牽累他失業。不久伊竟產了一個男孩，但不到一月就死了。伊經受不起衆人的唾棄，悶坐家裏，不常出來，這究竟是何人的罪過呵！

有一天，我經過一條小巷，看見伊立在家門前。伊的神情，大非昔比了；蓬散着頭髮，面目憔悴可憐，衣服亦

不整齊。我驟然看見，心裏強烈的跳躍着，震蕩着。伊見了我，似乎亦受了很大的激刺，面上頓時泛了紅色，急急退進了門。我心裏翻動存蓄的悲感，激起濃厚的情緒，有許多話要詰問伊，要慰問伊，但是伊家的兩扇黑板門，很嚴密的關閉着。

從此後，不再聽見伊的消息。

(完)

世界寓言

塵夢

容易發怒



從前有一人，坐在自己家中，和幾個朋友閒談。談到某甲，那人便道：某甲有兩種短處。一種是容易發怒。一種是作事太鹵莽。正說到這裏，剛巧某甲打他門外走過。將這番話一一聽清楚了。不管三七二十一，走了進去。將那說話的人揪着一頓打。問道：你說我容易發怒。又說我作事太鹵莽。有甚麼憑據呢？那人道：先生，你這時候打我，便是你容易發怒作事和鹵莽的憑據。

究竟

凡事皆必窮其究竟，而後能得實際，儲蓄一事，尤爲人生所切要，更不能不窮其究竟，試問人生果何爲而欲儲蓄，非所以備日後緊急之用，與期滿整數之收入乎，然試問儲蓄之後，究竟能否於緊急時應用，又於期滿時收入整數，是必於儲蓄之初，慎擇可靠之儲蓄機關，方能如願，然又試問，究竟如何方爲可靠之儲蓄機關，而能安心儲蓄，則第一，當求證據，第二，當視憑信，斷不可爲空言所欺騙，閱者試考歷次時局緊急之時，本會對於儲戶應付裕如，是否確有證據，本會已有保障儲款之財產一千餘萬，彰彰在人耳目，是否確有憑信，故層層推究之後，苟能儲款於本會，方不失儲蓄本義，而得其實際也，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愛
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



譯 芝 敏

By Clement Frezandié.

第二十四篇 月球見聞錄

哈博士的車子。絕不停頓的。穿過空間而去。這時候。哈博士和玻孛。仍各自睡在臥槽中。酣眠未醒。後來他們這長途的旅行。差不多已快到終點了。哈博士的自動的方法。便把他喚醒。玻孛也因受着了警動。同時也就醒了。哈博士對玻孛道。玻孛姑娘聽着。大約在三小時內。我們便可跨到月球上了。玻孛道。尚須三小時。纔到月球上嗎。那末你何必早早的把我喚醒呢。哈博士道。你有所不知。我所以早早的把你喚醒。是準備着有甚麼緊急事故發生啊。你要曉得我們能夠安全飛抵月球的機會。不過是千分之一。那末我們怎能不預先準備好。捉住這千分之一的機會

呢。我對於這次旅行的種種佈置。凡是人力能辦得到的。都已竭力的辦到了。我不使我的車子。正對着月球射去。却稍爲偏在月球的

此我再有一種特別的方法。當那必要時。可以使得車子行動遲慢。我是把車子的前部。便是掉轉來朝着月球的

旁邊一些。因爲這樣。便剛正受着月球吸引力的吸引。而被推到月球的和地球反向的一邊。車子落到月球上的距離。因而便可縮短許多。我又經過一番佈置。月球必能迅速的離開車子。車子下落的急速。便再可減縮些。因爲車



開推刻立便壁車的周四。撇一了撇。上鈕撇隻一在。手隻一出伸

子本身的急速。和月球離開車子的急速。是各不相同的。再有一層。便是月球的吸力。本來遠不及地球的吸力。因

是因這隔間的飛射。便阻滯了車子的速率了。每個隔間中的爆裂物。可以挨次的燃着。挨次的爆發。現在我便將

一邊。分成好幾個隔間。每一個隔間中。藏着一個爆發物。無論在甚麼時候。我倘要減慢速率。我便燃着這個前面隔間中的爆裂物。這一個隔間。便可朝着月球。飛射出去。因他的飛射。便發生出反動力。車子感受着了。自然往後一縮。說得切實些。便

燃着第一個爆裂物了。待我先用墊子把這室中鋪滿。好減少我們感覺着的震動力。哈博士說到這裏。伸出一隻手。在一隻揷鈕上。揷了一揷。四周的車壁。便立刻推開。並旋轉了一周。而四下裏便都有彈簧的墊子維護着了。這種機關。真可謂巧妙極了。哈博士再揷第二隻揷鈕。揷了之後。隨即有一聲爆裂的聲響。車子的前部。果然朝月球射去。好似破彈一般。哈博士再瞧速率表上。見果已減慢了許多。覺得很是快活。因這一下爆裂。車子震動得很厲害。但哈博士和玻李。因有那墊子維護。一些未曾受傷。後來已到最後一次的爆發了。但車子的速率。竟非常之快。哈博士心想這般迅速。落到月球上時。兩下裏這一撞。車子絕無保全之望。哈博士正在焦急。忽又萬分的驚異起來。原來不知怎的。速率竟逐漸的減慢。車中的物件。又都回復了原有的重量。車子且輕輕的落到月球上。好似一根羽毛一般。哈博士見忽然有這變動。很是驚奇。不解是甚麼道理。到了後來。方纔曉得。正是月球中的人們。

減慢了他車子落下的速率。保全了他和玻李的性命。他既已明白這當中的真情。焉能不萬分感激月球中的人們呢。

哈博士雖見車子已安然落在月球上。却仍不敢耽誤一些時候。忙招呼玻李。各自穿上一套特別的衣服。準備在月球上游覽。這種衣服。是游覽月球所必不可少的。因為月球上空氣很稀薄。而且沒有空氣。所以他們身邊。必須貯藏着空氣。以便隨時呼吸。月球上。既沒有空氣。當然便沒有氣壓。他們身體上。倘沒有特別的保護。結果內部的器官。必致大受損傷。再則既沒有空氣。日球的光和熱。當然不能散播開去。那眩光和熱力。他們必也忍受不住。因為這兩層。他們也必須有特別的保護纔行。哈博士並道。玻李姑娘。你瞧月球中的晝夜。和我們地球上的。是大不相同。我們地球上的一晝夜。在月球中。便是一個月的工夫。因為日球的光。每射到這裏一次。是經過十四天。熱力和眩光。都非常的難受。天空中其他的部分。是日光射不

到的所在。那却是十分黑暗。祇有燦爛的星光。這十四天過後。便到了夜裏。一夜的長久。也等於地球上的十四天。在這十四天當中。氣候却非常寒冷。我們如果不穿上這種衣服。我們在月球上。一刻也不能夠生存。我們如果沒有這護眼鏡。我們的眼睛。也定將損傷。變成爲盲目之人。

這當兒。他們二人。已從車中走了出來。都定睛瞧看這新的世界。玻李在車中時。曾用望遠鏡。朝月球上

觀看。覺得月球上。不過祇有許多已熄滅的火山。景况定沈寂如死。誰知此刻一瞧。却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只見



圖 四
各種奇怪的動植物

地面之上。生長着很華燦的花草。在許多植物（也許真是植物）當中。雖也有些是綠色。大多數。却是五色繽紛。賽如虹霓的顏色。他們的狀況。都非常怪異。植物叢中。藏着許多動物。模樣也很奇特。內中有一種奇怪的動物。最引起玻李的注意。這動物的身體上。伸出好幾條腿。行動時。祇用四條腿。好像是車輪的輪軸。能夠向各方面轉動。玻李瞧他們的形狀。很像是一小孩子的形狀。很像是一小孩子的形狀。很像是一小孩子的形狀。很像是一小孩子的形狀。

們頑要的用金屬物做成的石頭。（這一種石頭。英名是 Jackstone。）便把他們喚做「甲克」(Jack) 再有好些形如氣球的動物。

他們喚做「甲克」(Jack) 再有好些形如氣球的動物。

浮蕩在無空氣的空中。他們身體上。都生有槩形之物。便用以向各方行動。此外再有一種特別的動物。他行動時。是倚仗着飄在空中的。一個巨物。

當他們二人第一步跨上月球時。玻字又覺得伊自己是

高升在空中。彷彿仍

像在車中時。各物沒

有重量似的。其實在

月球中。各種物件。委

實是有重量。不過和

地球上相比。却是輕

了許多罷了。哈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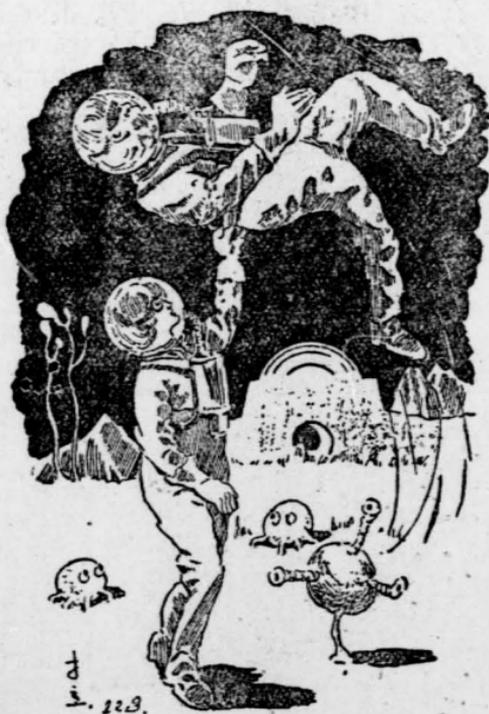
便解釋給玻字聽道。

玻字姑娘。你要曉得

月球原比地球小。吸力便也及不上地球。因此月球上的

所有物體的重量。祇得地球上的六分之一。譬如你在地

球上。體重是一百二十磅。到了月球上。却祇剩了二十磅。



便抱着哈博士。竟高高舉起。一些不覺吃力。

又如你在地球上。能舉起一百磅的重量。在月球中。你便能舉起六百磅的重量了。玻字高聲道。這話當真嗎。待我來試試看。玻字說這話時。便抱着哈博士。竟高高的舉起。一些不覺吃力。接着哈博士也把伊舉到空中。也覺得很

是輕便。這時候。哈博

士忽瞧見那邊有一

具機器。便連忙走過

去瞧看。見這機器的

形式和構造。都非常

新奇。地球上的人類。

大約須再過幾十萬

年後。纔能有那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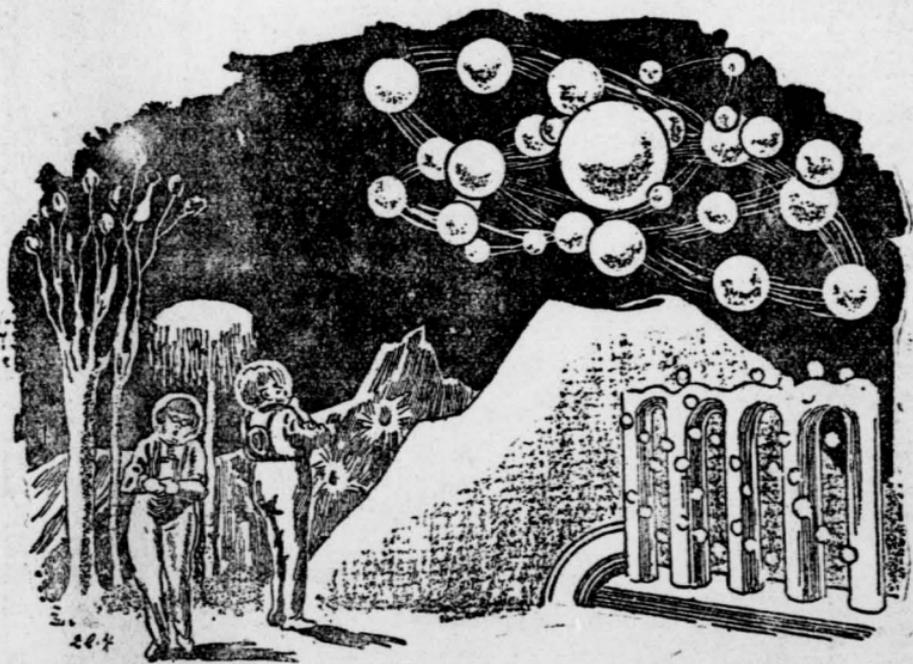
發明出來。這機器既

不是用金屬物造的。也不是用木質造的。所用的這一種

物質。哈博士竟辨別不出。覺得他所認識的各種物質中。

沒有和這個相像的。這機器的主體。是由許多小部份拼

合而成。互相的轉動着。不過他們並不連絡在一起。轉動的狀況。有如是許多行星。圍繞地球轉動似的。哈博士神情很凝靜的。瞧了好多一會。忽的很高興的高聲道。我想這具機器。必然是吸力機器。月球中的人們。必已發現了吸力的秘密。所以能夠不須聯動機等等。而能够運用他們的機器。哦。這當中的秘密。我也能夠窺破嗎。在這主體機器的旁邊。有一個助動的部分。這一個助動的部分。和汽爐有些相似。有許多球形物。在好些管子的四周。或上或下。作螺旋形的起落。哈博士把這主體



。的似動轉球日繞圖。星行多許是如有

的機器和這助動的部分。視察了好多時候。竟不明白他們怎麼能够轉動。也不能明白他們究有甚麼用處。這樣過了一會。哈博士忽感受着一種無形的力量。霍的掉轉身。見玻孛正在哽咽。忙問道。玻孛姑娘。你爲甚麼這樣。我在一路之上。已覺得你的神情。很不自然。我早就有些疑心。不過不會問你。如今你忽又哭起來。這更使

我大惑不解了。請問你究竟有甚麼心事呢。可是害怕不能再回到地球上嗎。玻李很慘苦的高聲應道。不是。不是我非但並不可怕不能回到地球上。且很希望永遠不再回去。說到這裏。略爲頓了一頓。哈博士。我便把實在的話。告訴給你罷。當你在車中剛正瞧見我時。諒你必十分驚奇。以爲我是一個年輕的女子。應該愛惜生命。貪戀繁華。怎會有這犧牲的精神。冒這絕大的危險呢。要曉得我的心中。已不能夠立刻離開地球。越快越好。這當中爲着甚麼原因呢。待我簡明的說給你聽。原來我已犯下了暗殺罪。捉拿我的逮捕狀。已經發出。但是……博士。你要緊緊記着。我實在是無辜。我原久有殺害一個男子的心思。因爲他曾破壞了我的幸運。祇是我竟沒有勇氣。去幹那種慘酷的事。他諒必是被另一個女子殺死的。祇因殺死他的那柄凶刀。正是我的物件。我曾對他說起要殺死他的恫嚇話。外間又有人曉得。於是人人都以爲我正是真凶了。幸虧我消息靈通。曉得捉我的逮捕狀已下。我便

趕快逃走。我又覺得在地球之上。縱然躲藏嚴密。終非安樂之鄉。便拿定主意。和你同到月球中來。如今居然安抵月球之上。我心中不知是快活。還是悲感。一時情不自禁。便哭了出來。哈博士聽了玻李這番話。連連搖頭道。你的主意拿錯了。你既然不是真凶。何必逃走。儘可安居在家中。呈出你無罪的證據。你這一逃。反而使得人更相信你。是情虛畏罪了。難道你想來到月球中。搜尋證據。證明你無罪嗎。哈博士這最後一句話。原是無心說出。誰知後來竟有一種奇遇。證明了玻李的冤誣。天下事。真個是難以逆料啊。

月球上的空氣。原非常稀薄。各種聲音。差不多都不能傳播開去。他們二人這一番談話。是借重一種特別的機械。——細小的無線電話機。——這種機械。是哈博士特地裝在他們身上穿的特別的衣服中。如果沒有這種機械。是絕然無從談話的。因爲這一層。他們的四下裏。都是沈寂如死的境界。過了一會。他們二人默然前行。走了一段

路。哈博士忽然站住脚。見正在他的前面。月球的地面上。有一個大洞。而且很深。望下去。簡直瞧不見底。哈博士凝神視察了一下。便道。玻孛姑娘。據我的推想。這個大洞。正是一條道路的進口。

是前往月球上居住的聰慧生物的道路。你瞧呀。並不是我的意想之詞。那不正是他們的一架升降車嗎。車門正開着。分明是等着載客。送往下面去啊。這真是怪事。我們竟剛巧走到了這裏。但我以為我所



呀。這升降車中的座位。很像。是像。有扶手的手椅。

這裏。升降車又正在上面。我們不妨走入車中等候着。遲早總必有人走過這裏的。當下玻孛便隨着哈博士走到升降車中。定睛一瞧。不由得驚呼了一聲。並高聲說道。瞧

呀。這升降車中的座位。很像是
有扶手的坐椅。這樣看來。月球
上必然有人類生存了。在我們
之前。諒必早有人類。來到這裏
咧。哈博士見這情狀。也很是狐
疑。就這有扶手的坐椅上着想。
分明這裏居有人類。這人類諒
必是在某時期中。從地球上來
的。他們也許是中國人。也許是
印度人。又或許是前代的某種
民族。他們在甚麼年代。來到月
球上的。當然不可稽考。但他們
必然是非常聰慧的人。却是無
可疑義的了。

玻李和哈博士。都坐在座位上。準備作長時間的等候。不料他們剛正坐定。升降車的門。立刻自動的關上。升降車隨即也離開地面。直往洞中降落下去。哈博士很驚奇的。高聲道。奇了。奇了。我們竟彷彿是約期來此的賓客。否則怎能這樣湊巧呢。是了。我們降落到月球上時。諒必已被人家瞧見。人家便立刻準備起來了。這話對與不對。固然不曉得。但月球上的人們。必然十分聰慧。他們也許早曉得我們要來了。也說不定。玻李姑娘。你莫害怕。我想他們必無傷害我們的心思。如果有時。他們不會預先派幾個武士來。等候着我們麼。玻李聽了哈博士這番話。一聲不響。他們再瞧這輛升降車。既沒有機翅。也不見有別種的機械。往下落時。十分迅速。而且絕不碰着周圍的土壁。落下的路徑。是正成一根垂直線。這樣直往下落。大約經過了十五分鐘。路徑變換了方向。順着一道平路。再往前行。但車身並不和地面接觸。總距離着幾寸光景。據哈博士的觀察。這時候。他們落到月球地面的下層。必已有了好

幾英里深。可是地上竟有一種普遍的光照着。和地球上的日光。很是相似。這一層。也很使得哈博士十分驚奇。

後來又過了一會。這升降車方纔停住。車門隨即開了。哈博士和玻李。都覺得有一種異感。催着他們走出了車門。再走進一間屋中。這屋中。有許多形狀非常特別的生物。是他們倆生平絕未瞧見過的。既有些像是地球上的哺乳動物。又有些像是植物。其中的大多數。却都很像做地球上的無脊椎動物。哈博士再仔細一瞧。不禁既是驚駭。又是快樂。原來統御這些怪狀生物的首領。却是一位很美麗的白色婦人。瞧伊的神情。很是尊嚴。伊且彷彿有一種神祕的能力。能夠觀察到這兩位遊客心中正動着的意念。這還不足為奇。最奇怪的一件事。便是伊雖不懂得地球上的各種語言。但伊能用一種方法。回答這兩位遊客的意念。能令他們完全領會。他們兩下裏的談話……祇得稱做談話。——譯成英文。便是下面的語句。

這位女皇。分明已曉得這兩位遊客正十分驚奇。便說道。

其實沒有甚麼驚奇。因為各行星上的所有動作。我們都能曉得。所以哈博士遊歷月球的計劃。從開端起。我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當時我們對於這事。很躊躇了一番。准許你們來呢。還是拒絕了你們呢。後來我們覺得你們縱然來到這裏。和我們並無損害。於是我們不但准許你們來。且保護你們的車子。不讓他撞得粉碎。我們原不懼怕人類。但也許這是我們錯誤的信任。因為下等的動物。往往會成爲高等動物的勁敵。不過我們月球上的人們。比較你們地球上的。要超勝過許多。我們比較你們。原早進化好幾百萬年。所以我們絕不懼怕你們。和你們不懼怕虱蚤一般。我們進化的階級。不知要比你們高上若干級呢。玻李聽到這裏。搶着道。——不是嘴裏講話。不過是心中動了這意念。——請你告訴我。這月球上。也有男女的分別嗎。女皇答道。沒有的。我們這裏。無所謂男。無所謂女的。分別嗎。在好幾千年前。便廢除掉了。性的區分。實在毫無意味。不過是無止境的禍患和煩擾的原因罷了。你們

要明白你們所有的習慣。風俗。日日的思想。甚致於你們生命的全部分。不過是結婚的背影。和兩性間的關係罷了。我們却免除了這種結合。我們製造小孩子。是用化學的原素。結果比較你們所用的方法。要美滿得多。玻李高聲道。但是你自己。分明正是一個女子啊。女皇道。不然。老實說。我們月球上的人們。不能說是有一定的樣式。我們有一種能力。可以隨意的變換形狀。我以為我變成婦女。前來招待你們。你們必然格外高興。所以我便變成這副模樣。本來我來招待你們。實在是一種不愉快的交際。：玻李又搶着道。不愉快的交際嗎。女皇道。正是。我們本不願意你們有這遊歷月球的意念。因為我們相信你們這種野蠻的民族來到這裏。好事絕然沒有。徒然因此引起些禍患。哈博士也忍不住的高聲道。野蠻民族嗎。你說這話的意思。可是你把人類。都做野蠻的民族嗎。女皇微微一笑。並抬起一隻手。在空中撈摸了一下。分明是拿取甚麼東西。伊隨即再把這東西遞給哈博士。哈博

士忙接過來，仔細聽看，却正是那天早晨發行的。紐約一種日報的抄本。玻字也很懇切的聽着。見上面有一段記載。正是伊在那車中，用無線電發出的消息的全文。女皇接着再道。這種報紙，原是你們地球上最好的報紙之一。但上面所登載的新聞，却都是暗殺、偷竊、鬪毆、戰爭，以及這一類的事情。這些事情，非野蠻的國家中，怎會得發生呢……你們聽了我這話，必將以為我們不許你們，在月球上逗留了。這却也不然。我們原不怕你們，不過不得不有以自衛罷了。哈博士道。你既這樣說，你們月球上的人，何不派遣幾位到地球上，去教化我們呢。女皇答道。這當中有一層很顯明的理由。我們所以不到地球上，去教化你們，便和你們不肯前去教化微生蟲，是同樣的情形。因為縱然教化，也必然沒有收效的希望。的。這個必須經過幾百萬年。不知若干世代的緩緩的進化。纔能達到真正文明的境界。至於我們月球上的人們，移植到地球上，去。將來或許有這麼一天。但必須看你們的文明程度怎樣。

纔能定奪實行移植之期。據我的推想。大約當須再過好幾千年。這種事纔可實現呢……我再有一句話。必得向你們說一聲。你們二位。在這裏是不能多所勾留。必須立刻回到地球上，去。哈博士聽了這話，忙問道。祇是我們怎能回去呢。女皇道。我可以替你們安排。不足一小時。你們便可回去了。玻字含着滿眶眼淚，苦聲說道。天呀。我怎樣是好呢。我委實無罪。但人們總以為我是犯事暗殺的重罪。偏偏我又沒有方法。可以證明我無罪。我若回到地球上，去。不是自投法網嗎。女皇道。這個你儘管放心。我也替你安排一下子好了。這裏有一隻盒子。你可拿了去。在這盒中。包管你能尋着很重要的證據。足能消釋你的罪名。玻字聽說。又驚又喜。連忙把盒子接過。揭去盒蓋。見盒中並沒有甚麼。祇放着一捲影戲片。女皇接着再道。正是。這正是一捲影戲片。片中所攝取的，便是你那暗殺案的真實情形。你祇須聽聽這壁上的鏡子。你便可瞧出這捲影戲片中的景狀了。女皇的話。果然不錯。壁上果有一面鏡

子。鏡中果然現出那暗殺案的全部真情。所有物體的顏色。也都是原來的顏色。哈博士見了。也很希奇的問道。你怎會有這捲影片的呢。女皇答道。這捲影片。是從一顆距離最近的死星中。送來給我的。光進行的速度。每分鐘祇有十八萬六千英里。這個你們諒必曉得。因此當這暗殺案發生時。光離開了地球。尙未達到這顆死星。而死星中。已接到了我的信息。於是他們等這光線達到了那裏。他們便立刻造成這一捲影片。哈博士仍然不很明瞭。再問道。你那信息。怎麼遞到那顆死星。他們造成的這捲影片。又怎麼比光再迅速。已寄到了你這裏呢。女皇答道。因為宇宙之中。



女皇說時。壁上鏡的中。又在現一種歷史的前情形。

光不能算是最迅速的東西。吸力的進行。便比光要迅速許多。在你們地球上。吸力似乎是很迅速的。其實也很慢。不過他從地球上發動。一直來到我們月球上。不過祇須一秒鐘的工夫。這進行的速率。和光比較的確迅速得多了。因此我便利用吸力。發出那無線的信息。再利用吸力。差不多同時便收到了這捲影片……這裏再有一捲較爲老舊的影片。片中所收攝的。是地球上未有人類以前的景象。女皇說時。壁上的鏡中。又現在一種歷史前的情形。在那原始的樹林中。棲息着各種

上古時代的獸類。又有許多魚龍（其形如蛇。生有四足。爲古代爬蟲類之一）等等。在水中游泳。再有好些羽龍。（乃古代禽類之一）在空中飛來飛去。哈博士聽着這種景狀。覺得很有興趣。看了好多一會。又問道。方纔我們走到這裏來時。在半路上。曾聽見一具機器。不知那是作甚麼用的。女皇答道。那機器的功用。是專門利用日球的熱力。因爲月球的一半部份。是被日球照着。接受着的熱力。便自動的藏蓄在月球的體內。我們利用這種熱力。便可轉動那具機器。因而發出無線電波。供給我們所需要的力量。這無線電波。且沒有一定的進行方向。不論何處。倘需要力量。那具機器。都能充足的供給。至於在那機器旁邊。再有一具副機器。他的功用。却等於節制器。哈博士道。我有一種要求。不知你可能允許我。我想把那具機器。畫下一張圖樣。待我依照着製造。女皇道。這個是決然不可的。你們的智識。且般不上製造這種機器。倘胡亂的製造。希圖控制那種熱力。結果必致徒然送掉性命。再則你縱

然有這本領。依照圖樣。製造成功。但地球上進化的程度。尙未達到這階級。也不能得到何等功效的……哦。話已講得很多了。你們可在這裏。吃一些食物。然後趕快動身。離開這裏罷。哈博士問道。是呀。你們平常所吃的。是些甚麼食物呢。女皇答道。我們月球中的人們。是完全不吃食物的。我們祇呼吸炭素。養氣和輕氣。便足以供應我們生命上的需要了。因爲在我們看來。我們的空氣當中。委實含有那種種調和而適宜的原素。玻李很驚奇的問道。炭素是一種固體。你們怎能夠呼吸呢。女皇答道。我所說的這炭素。實在是氣體。起初原是二養化炭。我們呼吸到體內。再分解成炭素和養氣……頓了一頓。再道。我們的食物。你們是享受不慣的。你們瞧。這便是供給你們的食物。女皇說這話時。有一張桌子上。已擺滿了各種珍美之品。玻李起初聽了女皇的話。原很希望也嘗嘗炭素養氣和輕氣的美味。但此刻瞧見了這許多珍品。又不禁饑涎欲滴。內中有湯。有肉。有菜蔬。有水菓。再有糕餅和甜食。都是

伊最最喜歡吃的。當下玻李和哈博士便大啖起來。但這些食物當中都含有麻醉性。他們吃到最後一口時都已昏昏沈沈的睡去了。

等到他們二人甦醒過來。他們都已回到那車中的臥槽裏面了。哈博士連忙跳起身。推開車門一瞧。不由得失聲

高叫。原來已經回到了地球之上。已經回到了他的住處了。月球中的那位女皇說的話。果然一些不差。他們在歸途中經過的時間。果然不滿一小時啊。

(第二十四篇完)



西笑彙錄

胡文煒

律師問道，「你能夠斷定那一天是星期三麼」？證人道，「是的，我能夠斷定的」。律師又問道，「你如何曉得是星期三呢」？證人道，「因為那一天的前一日是星期二，後一日是星期四」。

徵文名次揭曉

這次徵文，因為種種意想不到的關係，揭曉延期了好幾次；對於應徵諸君，無任抱歉。現在我們照預定的辦法，請上海諸文學家評定名次，發表於下。所有獎品獎金，不日即當寄奉。

評者（以首字筆畫分先後）

王西神 何海鳴 胡寄塵 范煙橋 唐小圃 馮南摩 程小青 趙苕狂

中選者

甲等一名獎金牌一面現金五十元

題名	發表號數	作者姓名	通訊
滄桑	第六號	陳東原	北京大學教育學係
乙等二名各獎銀牌一面現金三十元			
瘋歎	第十二號	吳學敏女士	上海大同大學

母的第十八號 王圻 北京北鑼鼓巷內扁擔廠甲四十三號

丙等五名各獎錦旗一面現金二十元

苦境餘生 第四號 李素英女士 上海聖瑪利亞學校

希望 第一號 姜茵史女士 松江西門外大倉橋西

仁道之病 第五號 劉止沸 漢口存仁巷十七號

故鄉 第三十八號 凌波 上海天通庵路源源里六號

午夜啼聲 第三號 聶紹馥 上海民強學校

丁等十名各獎現金十元

摸鍋 第十六號 李茫勻 奉天省城大西門裏南城根二十九號

斷雁 第九號 陳汝梅 潮安大街三家巷口泰盛布店轉交

另一世界 第二十二號 陳增鴻 清江浦城內淮陰縣署西成志社級中學

大家庭——小家庭 第十一號 吳學蘭 西門安瀾路瑞慶里五十八號

慈雲 第七號 方劍岑 揚州灣子街

強盜 第二號 俞煥斗 上海尚公學校

納涼人語 第十號 吳俠盧 大團市裕隆米行

舊影重映 第二十四號 唐來東 南昌天后宮十五號唐寓

機器麵 第二十九號 陳淑淵 昌平景城內高小學校

啞謎 第八號 邱金聲 本埠南門阜民路四號

戊等二十名各獎「時代之花」「午夜留聲」各一冊現金五元

失去的天使 第十四號 霍懷仁 河南信陽第三師校

無聊的生命圖 第二十三號 方西畊 寧波東門內日升街文明學社

小亭夫人 第十七號 芮光鼎 揚州第五師範學校

最後的目的 第十三號 楚振元 京兆昌平縣城內縣立高小學校

今後的我 第十五號 俞倫偉 湖南長沙工業專門學校

不幸之幸 第十九號 任鑄東 浙江蕭山縣堰下沿城

一個失敗的青年 第二十號 張友鶴 安慶梓潼閣第一中學校

一個時髦的江湖客 第二十一號 劉南山 南京金陵神學

應徵者 第二十五號 湯飛 北京安福胡同三十二號

自	由	第二十六號	王力	上海麥根路四十四號南方大學
淚		第二十七號	張岱	開北中華新路福壽里九號
生	還	第二十八號	馬國良	揚州第五師範
備	婦	第三十號	祝肆	北京宣武門外慈明學校
慘		第三十一號	陳永森	張家口車站旁一二九號
少女之心		第三十二號	薛倬	南通倉巷
金錢萬能		第三十三號	郭佶誠	北京西四小拐棒胡同二十二號
死	灰	第三十四號	艾丹若	杭州金洞橋葉家弄十號
黃鳥的呼聲		第三十五號	雷奎元	北京東四史家胡同十二號
失	蹤	第三十七號	金淑英女士	紹興陶堰志和堂
餓	悔	第三十六號	袁芳	北京西城紅廟椿樹胡同四號

茶樓一瞥

胡寄塵

北四川路一家廣東茶樓。樓下是賣着糖食。樓上是設着茶座。這一天我因為約定了一個朋友。在這茶樓上等他。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到了樓上。看看我的朋友還沒有來。我就先泡了一碗茶。坐着等。

大約等了一刻鐘。朋友還沒有來。只見陸續來的茶客已有三四起了。除了茶客之外。樓上再有茶博士。但是這些人我都不認識。沒有話可說。覺得非常的寂寞。留心看看四壁的裝飾。只見鏡屏月份牌而外。坐在上面神龕裏的關夫子的塑像。和掛在下面鏡架裏的孔夫子的畫像。目光灼灼。好像監視着我等的行動一般。我彷彿身入古廟。幾乎忘記是身在茶樓了。

這樣的過了一回。忽聽見一陣笑聲。震我耳鼓。接着一個

人說道。孔夫子爲甚麼居在關夫子的下面呢。又一人道。你不看見那關公像旁周倉的手裏拿了一把刀麼。這叫做有刀階級。先說話的那人聞言又是大笑。

這笑聲自然而然的將我的眼光引注到他們的面上。也好像將我從夢中喚醒來。也好像將我從古廟中喚回來。古廟中沈寂的光景沒有了。茶樓上茶客談笑的聲音。斷斷續續的聽得見。

說時遲。那時快。我將眼光注視剛纔說話的兩人。只見他們不是中國人。乃是日本人。卻說得一口的中國話。這真奇了。更奇的他那『有刀階級』的論調。似笑似諷。令人聽了。不得不贊他說得有趣。而且就此區區四字的批評。已可以表明他們深明中國的情形了。我想到這裏。我又

發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觸。

徘徊間。目光向右一盼。只見那邊壁爐架上。放了兩盆水仙花。盆裏的水已乾了。花還是帶憔悴的開着。煞是可憐。兩盆水仙花的中間。再放了一盆紙花。乃是紙剪成的花。黏在鐵絲做的花枝上。插在盆裏。盆是泥製的。看那樣子。是專門供給種這一類的紙花而用的。盆質很粗劣。盆上畫的花。也粗俗不堪。再細看時。上面還題了兩行字。我看那題的字道。

諸君注意。賣花人真苦也。

我剛讀完這兩行字。突然發生了一種感觸。想道。買花的人買他來供賞玩。忽聽見賣花人這樣的呼聲。不知是怎樣的難過了。然而回頭一想。又道。賣花人只管呼罷。買花的人那個肯聽你的話呢。唉。賣花人你也太無聊了。後來回頭一想。又道。無人肯聽。只管無人肯聽。他那蘊蓄在胸中的悲哀。是不能不要衝口流出的。他在寫這幾行字時。那裏知道這盆花賣給何人。就說遇着表同情的人。他又

那裏知道呢。他不過自己寫自己的悲哀罷了。唉。豈獨這個賣花人。一切的呼籲者都是如此。上自打電報做論說請裁兵的紳士們。下至爛腳瞎眼坐在馬路上討飯的乞丐。那個不是如此。

我剛想到這裏。忽聽見背後有個老者的聲音說道。哼。這是甚麼東西。略停了一回。又有一個少年的聲音稱贊道。這真是絕妙的有生命的文學啊。

我聞言忙掉過頭來。只見跟在我背後看這盆花的人有好幾個。就是我的朋友也在其中。這時我見我友。忙去和他招呼。也無暇看剛纔說話的老者和少年是何人。

.....

忽忽過了幾日。別的想法。我都沒有了。只有一種感想。不能消滅。你道是甚麼呢。就是。

賣花人題的兩行字。坐在神龕裏的關夫子和鏡子裏的孔夫子。也曾看見否。



童年事蹟之搜括

山 左

實在是有趣！在每回憶起童年的事。

是上學不久，不是六歲末便是七歲初，算是我佻皮極頂的時期了；因佻皮反受大家的愛護，這也許是年長人的怪脾氣？不用說，愛我也要慣我了；假設現在淪落爲狗盜雞鳴之流，他們實不能辭其咎，我也無這篇之記事了。憶想之後，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可笑！那些事不能以現在的眼光來批評牠幼稚，那是多末自然啊！含有多少美的藝在裏面啊！至今還羨慕，至今猶閉不死嘴，在每次追憶之後。

我可不承認去懺悔，這是當然的。使我在那時已受了法律的薰陶，小小的心靈兒怕不被那惡魔壓住；做了而不知罪，不是透亮的透亮的一件事麼？還要什麼懺悔呀！——於是我的藝術表演，自然的遊戲，開幕了。

一天的下午，不是幾次那樣一天的下午：老祖母照例在外廩上和表姑及隔三逃二列席的媽媽孀子瞎談；我間或也在末席上做個點綴物；但是她們講的既不是三頭六臂的孫行者，又不是獸子遇了仙人，得了個八寶葫蘆，要什麼有什麼，怎能接起我的思想

線兒來通通神呢？不容我暗地搗鬼，怕不是件容易事吧！

老祖母的竹門簾，又觸着我的眼了；這是一定的！走溜腳的事，實在難於尋得一個司令員的意念，立刻來收斂牠。「噫！那櫃子底下的錢多着哩！就是在一吊上重拆幾個下來，也有甚麼要緊？」智賊！智賊！半點不錯！在我這樣想後，並未打算發一命令，而那兩手一仰一俯早已抄起來了：向那膝蓋丫丫丫的亂磕。——我要讓諸位試試，照我這種法子做去，看看能得個什麼結果？我這樣說：「奶奶！我手裏是什麼東西？」老祖母的談判忽然中止了，似乎很有把握的噴我：「又要要錢啦！你爺爺回來了，敵你的皮子！是不是又癢癢啦？」哈哈！我撒開手這樣大笑。「奶奶！錢在那裏？」媽媽睨斜着眼兒瞅了我一下子：「滾吧！馬兒……流！又來干胡鬧！」這句話真是夠違從的價值，不啻觀音大士的一滴甘露；顧不得感激了，一溜便去辦我的正事。

「哦！這一股短了……不好……一不做二不休，拿

下八個來，正好去買舉成一個火食（燒餅）！對！」——手還是抄着，還是磕着，但已不似原先之自然，少不得要做鐵拐李了。裝出沒事的樣兒唱着：「兄弟跪在姐面前兒，與姐拜新年。呀！啵……啵……」這樣啵啵，啵啵，離開了她們的視線以外。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啵……什麼啦……」這是老套子：總是在九點鐘以後，挖着脚牙子，摹仿大學長那麼文謔謔的。那「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山不在高……」等，也是功課表上列有的。究竟說的甚麼，自己也摸不着稜子；簡捷說和我這桌上的王僕國音留聲機沒有分別。但是留聲機着實有愛聽的呀！所以能引起隔壁老祖父的話：「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下面是這樣的。你會講麼？」那兒能！這不過和洋羅兒的「黃羅寶帳領將令」一樣的唱唱罷了。——爺爺怎麼講的？「春是春天，眠是睡，曉是天亮。這是說：春天睡覺

不知不覺就亮了……『那末「日春夏，日秋冬」的「春」字又是什麼意思？』曰是說，比方「子曰」就是孔夫子說。春夏秋冬是四時，下面不是說「此四時運不窮嗎？」

「哦，真對……爺爺真有學問，什末都懂得……」這時的心有如丈八尺長徑的大鍋裏，下了一札小掛麵，條條不紊；捧着兩膝，翻去又翻來，直到喉嚨拔不起調來，睡神又贈了不少滲心潤腦的甜蜜。

岳父，還有跟先生批外課的些蝦腰鷹爪晚輩先生，橫七豎八躺在匠上抽大烟。先生嘴裏青烟繚繞，尙未吐盡，把身子一仰，很自在的說：「秀峯！綿兒好福氣呀！早晨聽惠卿說，希賢一首詩講了一句，他便觸類旁通拉上三字經了，這不是前途不可量嗎？回家去刷牆預備貼報兒吧……哈哈！」潤喜低聲警效了一下，用腳將我一鈎，食指畫着臉，很嫉妬的打趣：「噯，噯，傢伙！小綿兒的女婿要貼黃報啦……喂……『夾着你的！』我陡起牌子來說。他仍是涎皮死臉的做怪樣子；我的臉不知向那裏轉轉，

眼睛不知向那裏看看，頭再向上仰一仰，身外的景物也都模糊了。他又在那裏「喂喂？小綿兒的女婿害羞了……唉！哭了……哈哈！」到了極限，老羞變成怒，淚珠的反判宣言，也下了；便伏在桌上哭罵了一個痛快。

一點不錯，是第二天，小營送來一提籃禮物。叔父一樣一樣的拿給我，有字的便讀：「萬年枝四錠，賀連青指揮如意一封，紫緞雲頭鞋一對，「？」「？」……」全副精神都注在上面，是永遠不能忘的喲——「幾時將媳婦，才有趣哩！在不高興或發怒的時候，見了她一定會把一切飄向太空，消歸於無何有之鄉；那簡直成了神啦！唉！幾時能長大了呢……」十一歲以前的思潮，時常見到這一波。

祖父最厭的是吹，彈，歌，舞，因為給外祖拜年，舅父的絲竹又引起我的心病；哥哥扭着我，今晚再去。固所願也，有甚麼不肯？「但是爺爺知道了怎麼辦……是這樣最

「妙」八句鐘鳴後，兩扇睡房的門關上，削果子喫的小刀兒，一分一分的把門移過來：「果然妙！誰能曉得？」手攜着手，帶着十三將盈的月亮，走了五里遙的長路；魚脫了釣鈎，是何等的自慶！我還是吹笙，哥哥跟着舅父吹管子；加上不知輩行的些伙伴，大鼓，十帆，皮鑼，小鼓，「上上五六女一女一女Y々Y々又尤々又尤々一尤」攪到東方既白；「快樂喇！」回路中猶不能禁其手舞足蹈。一進門，頂頭遇着母親；她怒氣勃勃地罵：「兩個粗獸的呀！又到那裏去混帳來看吧！香有你跪的，扁擔有你挨的；你們覺得法子高妙得很哩！……昨晚開了三更天，你三叔和宋京背着洋槍把東嵐子都找遍啦！……好！向下就這麼闖……」猛地把我一驚，三步併做兩步，跑回自己的臥房門敞着，窗紙也添了幾個窟窿，「唉！真是癩了！到底有什麼意思！」一連兩天，不敢出門半步，「今晚出來送燈，（元宵到墳墓燈送）看仔細你們的腿，」的厲聲，至今猶匿在腦紋裏，但是祖父已不得再見了！

叔父忽然收到一張紅帖兒，念了些我不懂的話；笑嘻嘻地喚了我一聲：「明天去看媳婦好不好？」我的臉忽然像火燒起來了，——大概是紅了，拉腿要逃；他又說：「回來！你丈人教我帶你去戲呢！叫你媽媽把林把頭揀的瓜皮子找出來，十三太保背心穿着，可不要紅臉哪！……哈哈！」

岳父踱進門來，「啊呀！三親家來了！希賢呢？」那不是在條几頭兒那邊坐的！叔父說：「快給丈人請安吧！……到底女婿親刻，這麼多人，怎麼不問別個哈哈！」你老是這樣鬧，在小兒的眼前裝不出個叔叔樣兒來，我們去看滾釘板吧！再遲一刻，怕要做完哩！」

他們在台前，我站在旁邊的土堆上；那裏是看戲？眼睛兒的視線，和臉的方向幾乎成了個九十度的直角。東小門前，坐的一個小姑娘：伊的真面孔，已被脂粉包容了；抓髻上滿插着紅的花；鑲花邊的大綠襖，達到膝蓋

下；最足注意的是套木底弓鞋的辣椒脚，不參不差的向下垂着，大概那時我是很滿意的，所以大鑼大鼓的力量猶牽不轉來念頭。冷不防，挨了一拐；原來是舉兒，在回頭一看。「你看什麼？等下告訴你先生鎚你！『不湊吧！』我敷衍了一句。

我的心願，究不滿足。當他們醉三麻四的時候，正是我在捏脚蛇行去尋佳境。《勿Y》《勿Y》的一陣微聲，把我的視線引到閉着的門上；猛猛膽子推開了門，跨了進去。很單簡的！就是她和她的母親在那裏切菜。這不用遮飾，一定是我看了她才知她也看我。丈母笑迷迷的「賢兒！你奶奶和你媽媽都好嗎？」這正如打啞謎一般，她把刀一丟就跑了，我的希望也中止了，應對了一句，轉身離去。

我是沒有勇氣敢對叔父說這回事：從第一步，直到自家，昏昏沈沈的做了一個不知鹹淡的夢。

哦！還有！多着呢！一次在池裏洗澡，不是有小辦，不早死了嗎？這是恐怖的事，不說也罷。——還有什麼啦？……哦！有因為叫了一個幾百竿子達不到在我家讀書的舅舅的名子，爺爺脫下鞋子，從南院打到北院；唉！尿都撒在褲子裏，你瞧多麼厲害呀？

恐怕這也是我鬧的大禍吧！——是九月的一天，工人們都在場上打稻子，我在場鋪子裏瞧熱鬧；不知怎麼在袋子裏摸出一盒祖父在京帶回來的藍頭線桿火柴：劃着一條，向上一拋，真如閃電一般。唉！作孽了！背後火起了一堆，兩堆，三四堆草，霎時間燒個淨光。母親拿着椎衣棒子，趕來見死見活；祖父護着我，我鑽向祖父的懷中，唉！驚悸的心波，怕終生不能泯沒呢！

噲！這樣的事多得！不煩惱時，或能再敘幾段。

完



棕欖香皂婦女均歡迎
 樂用因為確有清潔皮
 膏而兼有滋養之功能
 使肌膚潔白美麗

棕欖香皂是用棕果橄欖二種油所
 配合的 所以去垢淨膏非用棕欖
 香皂不可 因為這二種油已有數
 千年之信用 迥非尋常可比 且
 香味出於自然 更能永遠保存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

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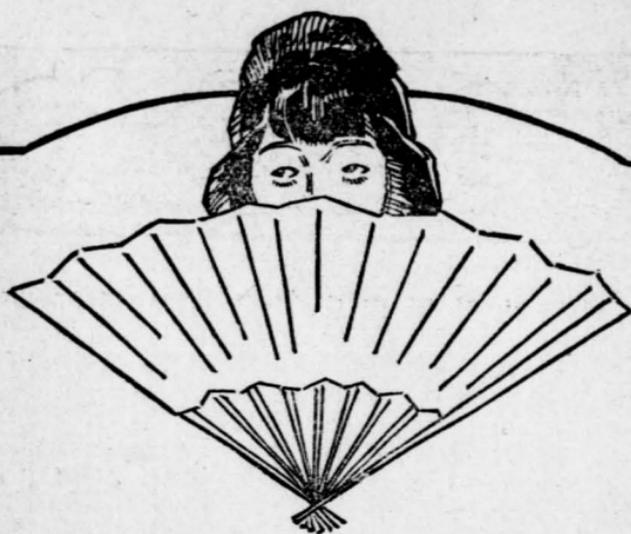
容齋筆記

容齋

虎骨熊油

東省山林最多。野獸亦夥。藥肆中有虎骨酒。及虎骨熊油膏等藥品。皆馳名之治筋骨痛疼。與跌打損傷也。據獵夫知虎之性者云。虎每生一胎。一生一子。名之曰虎。二子者係一虎一豹。三子者係二虎一彪。彪形似虎非虎。勇猛過之。虎生後七月。目即能遠視。夜如明燈。閃爍奪目。雖出乳虎。人亦不敢近。虎之大者為頭牌。次為二牌。又次為三牌。餘為乳虎。三年後即為三牌虎。而虎骨亦有香臭之分。三伏內為臭骨。冬臘月為香骨。香骨熬膠。浸酒食之。煎膏貼治患處。均治虛勞等症。前脛骨最佳。虎肝亦能貼無名腫毒。虎肚作膏尤妙。鬚作剔牙杖。不傷牙齒。惟頭骨切不可食。誤服之。即中搖頭風。藥肆製藥。泡酒熬膏。所用之骨。皆慎選之。山客得虎。連皮帶肉。全身售於藥店。店陳列於門前。以表真實。然非大店。則購買不起也。又虎骨和熊油煎膏。為奉天有名之出品。膺鼎甚多。虎善食狗肉。每食一次。睡臥數日不起。如人飲醉然。若食豬肉。腿即酸軟。牛羊肉皆可。野獸肉尤佳。惟不宜五穀。係肉食獸也。查百獸之肉。氣味固有不同。而虎獨食狗肉則醉。食豬則癱。殊令人莫解。豈如俗諺之一物降一物歟。土人名虎為山神。因其為百獸之王。素勇猛也。獵人呼之為軟蹄子。大瓜子。柔毛子。扒山子。等等名稱。狗熊一名黑瞎子。喜食松子。藥店取油熬膏。能治跌打損傷。熊膽亦為大涼之物。有銅膽。鐵膽。草膽之分。銅膽金黃色最佳。鐵膽炭黑色次之。草膽則相差遠甚。熊膽係隨月之盈虧為消長。每月十五日以前。氣力極足。而體亦重。後半月氣力虧。而體亦衰弱。臥食者尤佳。夏日食之有腥氣。長白山附近獵戶。皆用熊油燃燈。因他種油類。邊遠不易得也。熊掌亦係食品。製不得法。腥臭異常。且不易煨熟。左傳多有關於熊掌之事實。

(完)



愛美女士都喜用

商務印書館精製的

摺扇
純扇

扇面
影印古今
名人書畫
扇骨
雕琢精緻
形式
縝巧精雅
一切都合於美
的條件故樂用
者多上海發行
所虹口分店及
各省分館均有
發售

〔價 定〕	〔數 種〕	〔刷 印〕	〔類〕
元二至分二角一	種三十百一	印版羅珂及印石	扇摺
角七至分五角四	種 三	印石色設	扇女
分七角二及角五	種 二	印石色設	扇執

◀寄 即 索 承 單 價▶

怪叟偵探談

(原名) Un Amateur de Mystères
法國 J. Joseph-Renaud 著

(續篇)

吳山譯

玫瑰花球 (原名) L'Affaire du Novelty Theatre

是日。怪叟據乳茶社隅間一座。卽其向日所據者。貿然謂余曰。劇場後臺名伶扮演室內。被竊之事。時有所聞。老朽輒不解其故。常引以爲詭祕焉。或者名伶登場之時。扮演室內。無看守之人。爲之看守。所以致此。亦未可知。且演劇員中。如配角。唱歌者。以及供奔走之人。未必均爲誠篤君子也。余答曰。誠然。此類竊案。余亦不一聞之。願所竊之物。爲值無幾。叟曰。君所云云。似非指新劇場 (Novelty Theatre) 竊案而言。君識馬勤女士乎。其人爲當時名伶。直至現在。盛名迄未稍衰。有珠項圈一事。據珠寶商估計。謂值二十五萬伏郎。前月馬勤女士在新劇場獻藝時。曾以此珠項圈交由珠寶商祁特。代爲鑲裝。祁特爲有名珠寶商家。資鉅萬。設肆於蓬德街 (Bond Street)。肆名奇特公司。今日倫敦中珠寶肆。莫之與比。其規模之宏大。可以想見。肆事由祁特親理。至祁之人品。則社會久有定評。曾任倫敦商會總會長。其爲人所推重可知。至肆中辦事員。均忠誠可靠。且追隨祁特。歷有年所。故祁特之肆。不但貨物精良。爲人所贊許。而誠實可靠。尤於社會上有鉅大之信用焉。馬勤女士之珠項圈。計分七匝。均以精圓珠粒鑲成。光色勻淨。洵屬可寶。奇特公司知此珠寶貴。特委公司中藝

術最精之工人。名朗福者。任鑲嵌之事。朗福爲倫敦有名工人。珠寶商羣相羅致。卒爲奇特公司所得。每遇貴重物品。輒委之鑲嵌。奇特公司之鑲嵌工場。即在公司後部。故檢查極易。不患有漏失之弊焉。珠項圈鑲竣後。祁特親自攜往新劇場。面交馬勤女士。祁固有戲劇癖者。况是日馬勤女士所演者。爲平生得意之劇。全城閎動。劇場爲滿。祁之必以珠項圈親交馬勤者。表面上爲鄭重項圈起見。實在欲藉此一觀名劇耳。夜間八時半。祁攜珠項圈赴新劇場。馬女士見祁親攜項圈至。大喜。報祁以淺笑外。尙贈與花樓觀劇券一紙。是日馬所演之劇。頗爲繁重。第二場中有蒙面跳舞會。爲全劇精華。馬飾一落魄女英雄。衣衫襤褸。往來跳舞會中。是劇需人極多。故臨時添雇配角不少。全班演員。亦均參與。身衣雜色罩衣。面蒙黑絨面具。有霍羅者。君必曾聞知其人。擁產極鉅。人復俊秀。嘆賞馬勤。幾擬之爲神仙中人。馬亦一往情深焉。平日絕嗜觀劇。靡日不臨。是日得馬同意。亦衣罩衣。蒙面具。登場作戲。老朽猶

憶是日爲七月二十日。第二場開幕後。全班演員均已登場。後臺已無一人在。祁特攜來之珠項圈。藏於馬勤扮演室內。馬擬於最後一場。懸諸頸際以登場者。項圈被竊後。多有責備馬勤。謂不應以貴重之珠項圈。托之無知侍婢之手。致被竊去者。但吾人應注意者。自劇場外部。入馬勤之扮演室。僅有一甬道可通。甬道彼端。有司關者嚴禁閑人混入。是晚九時三刻。司關費區。狂奔至戲臺旁。形色張皇。就其狀觀之。衣底似有物藏焉。有問之者。費不答。靜立臺旁。萬分不耐。俟第二場竣。馬勤離臺返室。費隨其後。呼曰。女士幾失寶物。賊已在我手中。可惜爲其逃脫。所幸物未被竊。言訖。自衣底出項圈。馬勤初聞費言。不知所云。比見項圈。方知有異。時霍羅侍側。遽前問費曰。若何言。女士之珠項圈。何以入汝囊中。馬接項圈在手。諦視久之。繼注目視費。勿稍瞬。不語。亦不問費。以故。費區急告曰：

女士。今日天氣極熱。余見演員均已入場。知已無所事事。惟當時渴甚。思得杯酒適。適有一人。漫步過余前。

余卽乞其代購啤酒一瓶。諒亦不致有誤。乃公事。况如是炎熱。得杯酒以解渴。亦屬事理之所許可。女士以爲然乎。

馬答曰：當然。當然。以後如何。

曰：其人持瓶酒至。余給予二辨士。以償其勞。余飲訖。不知何故。身體忽覺疲乏。或者天氣過熱所致。亦未可知。比余坐定。卽已入寐。昏然不醒者久之。忽自夢中驚醒。覺如此酣臥。實有曠職守。遂一躍起立。見一人冉冉由甬道出。將出門矣。余猛前捉其臂。並大聲呼救。時場內鼓掌之聲溢耳。余聲乃爲所奪。其人爲余所捉。極力掙扎。卒爲所脫。所幸者其人於驚惶中。將所竊之物。遺於地上。天乎。天乎。賊徒之得混入後。臺。余答不容辭也。余但希望別無他物被竊耳。

費語時。屢拭額汗不止。狀極可憐。以上皆費區所報告當時之情形也。其後在法庭上所述者。亦此而已。馬聞語後。深慶項圈失而復得。不欲過事吹求。使費惶恐。卽泰然答

曰：他無被竊者。於是搆項圈入扮演室。口中喃喃曰：事之善者。結果無不善也。馬之侍婢。名那德。聞費語。惶恐萬狀。馬入室時。哭不可抑。馬首責以疎忽。繼叩以項圈何以被竊。那德曰：第二場開幕時。余曾離室。立臺後觀劇。余意甬

道彼端。有費區在。決無閑人可以混入。故離室不疑。豈知事出意外。項圈被竊。婢子之罪。實無可恕。馬略加譴責。亦不深罪。蓋那德所持理由。頗爲充分。不過擅自離室之咎。不得辭耳。馬勤平日遇事。不論巨細。常以爲無足輕重。不甚關心。此種習氣。不獨馬一人爲然。優伶中人。類多如是。故馬薄責那德後。旋卽忘此事矣。更換衣飾後。重復登場。接演第三場劇。第二場中馬所飾之落魄女子。在此場中。與復家業。重成富室。珠項圈卽在此時懸掛者也。至費區以項圈交還馬後。重返己室。反復凝想頃間經過之事。覺疑竇極多。而無端入睡。尤爲可怪。乃以啤酒之瓶。另置一處。明日交由鄰近一藥房化驗。其中有無毒質。藥房驗竟。謂啤酒中含有麻醉藥。叟語至此。略停數分鐘。曰：馬勤之

珠。雖曾被竊。而馬毫不爲意。君猶記其言乎。事之善者。結果無不善也。但至明日。馬之態度。不復如此從容矣。蓋馬勤知項圈藏之家中。諸多危險。故決計委托銀行。代爲保存。在攜之往銀行前。馬取項圈細細把玩。白日光線之下。覺項圈珠粒。顏色黯淡。怪之。取顯微鏡審視。決爲贗鼎。顧不敢自信。匆匆攜往隣近珠寶肆。肆中人謂曰。此假珠也。於是馬勃然大怒。立即赴奇特公司。質問祁特以假易真之罪。祁特取項圈審視。果爲贗物。不勝駭異。因昨夕曾攜項圈歸家。赴劇場前。曾細細審視。然後重重包裹。其婦亦會同觀。可以爲證。旋即攜往新劇場。面交馬勤。且公司中員司工人。於祁取出項圈時。見之者頗衆。均確其爲真物。擔任鑲嵌此項圈之工人郎福。證明尤力。謂主人攜往新劇場之項圈。決爲真物。主人納諸衣袋時。彼所親矚云云。惟有一點爲最可怪者。於祁身且多不利。祁以項圈交馬時。馬方事裝扮。未暇啓包審視。謝祁及贈與戲券後。即匆匆登場。直至第二場開始前。馬始啓包一視。顧燈火之下。

光線不準。故不知珠之爲贗與否。由是推想。祁特之地位。益見險惡。三十年名譽。一旦毀敗。祁固不能不痛心也。顧極力向馬爭辯。亦無以釋其疑。馬當即聲明。倘祁能立即賠償珠項圈。則默不聲張。否則。惟有提出控訴耳。馬離奇特公司後。逕赴斯各得朗警署報失。但祁特目睹數十年信用卓著之肆。橫被嫌疑。加以己之名譽。關係甚大。自不能任馬控訴。而不爲防備。於是立就一律師處商應付之法。庶保全奇特公司及己之名譽。律師當囑祁向馬婉商。由奇特公司出資二十五萬伏郎。交存龐得萊銀行。以一年爲期。倘一年期內。不能將調換項圈之賊緝獲。則此二十五萬伏郎。歸馬勤所有。祁特之不惜出此鉅款者。爲公司計。爲個人計耳。此種辦法。光明正大。輿論自無貳言。於是祁特之名譽。完全恢復。公司信用。亦得保全。雖然。祁固自拔於嫌疑矣。而偷換真珠。果屬之誰某。社會對之。不能無疑。若謂祁特攜來之項圈。爲真珠所綴。則真者何往。而假者又何自來耶。此案遂因祁特之坦白。而益陷入紛糾。

矣。彼門前漫步之人。以麻醉藥毒閤者。潛入扮演室內。其存心或者爲真頂圈來也。而處心積慮之結果。僅獲一假者。又不能償所欲以去。其被人愚弄。亦可笑矣。但愚弄之者。又何人耶。梅福生者。倫敦之能探也。偵查此案。不遺餘力。而頭緒紛繁。久久不得要領。斯各得朗警署則始終保守秘密。不以偵探所得之跡兆宣布。但經過事實之不可掩者。已暴揚於各報紙矣。老朽前不曾告君乎。馬勤之侍婢名那德。其人誠篤女子也。生長鄉間。毫無奢華習氣。又無嗜好。侍馬已數年矣。馬愛其誠懇。物無貴賤。一以委之不疑。梅福生偵探知此案關鍵。在那德一人。故偵查之初。卽自那始。那爲偵探盤問。答曰：

第二場開幕時。馬勤女士離扮演室。前往登場。儂在室中。將脂粉衣服。略加整理。卽匆匆往臺上觀此蒙面跳舞盛會。自念費區守門極嚴。卽暫離室。不致有失。儂卽遵甬道赴臺次。忽聞余後有足聲甚悉。急返顧。則見一人。御藍色罩衣。蒙黑絨面具。行將入扮演

室矣。儂當時毫不猶豫。以爲彼必霍羅君也。霍羅與馬勤。情意極密。人所共知。且霍常日追隨馬左右。馬每登場演劇。霍必蒞觀。有時劇中有蒙面跳舞會。則霍必衣藍色罩衣。蒙黑絨面具。作逢場之戲。故是日余見其手持玫瑰花球。款步入扮演室。亦不之疑。彼見余迴面。尙舉花球示余。儂以低頭報之。彼卽入室。此項報告洩漏後。社會上之聳動。不言可喻。祇特名譽所關。力控霍羅爲竊珠之人。其律師尤百計搜索霍一生之事跡。顧霍在倫敦社會上。頗著聲譽。既富家產。又高門第。平生爲人。亦忠誠坦直。警署於是用非正式手續。向霍詢問一切。霍之報告曰：

那德誤認矣。余是晚未曾以花球贈馬勤。故那德所見衣藍色罩衣。蒙黑絨面具之人。並非余也。是晚。余自第二場開幕時。卽已立臺上。至閉幕時。始偕馬勤返扮演室。

霍羅之報告。於此案亦無裨益。且案事益見詭祕矣。然霍

羅云云。無人爲之證實。究之是晚霍是否自第二場開幕時起。至閉幕時止。未離戲臺。殊難得知。惟據梅福生調查所得。則是晚御藍色罩衣者。確祇霍一人。至馬勤則極力袒護霍羅。謂霍決不出此。但郝特則堅謂此事非霍莫辦。緣知此項圈鑲式者。惟霍一人。霍不難先事仿製。其以僞易真也。則在那德見其入室之時。至以麻醉藥毒閤者之人。據輿論觀之。實爲一尋常竊賊耳。幸不數日報紙披露數事。大足爲霍羅洗白。惟案事真相。愈益玄奇矣。茲將報紙所載者。爲君述之如下：

新劇場司閤費區。經偵探梅福生嚴詰後。答曰：余是日。見霍羅入劇場之時。在第二場開幕稍前。况霍入門。曾少立。與余作數語。余可立誓。霍羅手中並未攜有花球也。此外尙有新劇場之賣花女郎。詣警署報告。謂余腦筋中。記省甚晰。是晚有一形似無業工匠之人。衣服污穢。向余購一花球。余見其狀貌卑賤。默念夫己氏亦有錢購花球耶。警署當招霍羅至。俾女

郎認之。女郎謂非是人。至花球則識之至悉。且能於花枝中心。取出所藏之標識焉。吾人深慶霍羅君得此證佐。可以脫去嫌疑也。

叟語至此。略停片刻。作結束語曰。按費區及賣花女郎之報告。購花球者爲門外漫步之人無疑。其人蓋先購花球。而後覓一藍色罩衣御之者也。其以麻醉藥毒費區。果屬存心行竊。可以一語定案。但詭秘之關鍵。即在此處。彼人行竊結果。所得者果何物耶。非假珠項圈耶。是則以贖物易真珠者。爲何人耶。爲何時耶。郝特既慨然出二十五萬伏郎以賠償馬勤。自不容有絲毫嫌疑。加諸郝特之身矣。讀者至此。請自釋此中詭秘。

余聞叟語訖。茫然不知所謂。遂問曰。然則此中詭秘。若何解釋耶。叟時就衣袋中出一細繩。已纍纍均結。乃解第一結曰。綜觀此案。有以贖物易真珠之嫌疑者。僅有四人而已。此四人爲誰某。乞以其名姓見告。叟曰。一爲郝特。但郝願出二十五萬伏郎。以證明己之無罪。是以贖物易一

事。非祁所爲無疑。次爲霍羅。但亦有可以脫於嫌疑者在。即購玫瑰花球者。既非霍。則御藍色罩衣。潛入馬勤扮演室者。亦非霍明矣。况霍以豪富稱。如此境遇。而出於作賊。尤非人之所能信。更有進者。當第二場未開幕時。馬勤在室中展玩項圈。此爲馬所自述者。君當猶能憶及。馬登臺後。那德尙在室內。整理諸物。略作逗遛。比見手持玫瑰花球。御藍色罩衣之人。其時距離室尙不及二十秒鐘也。據賣花女郎及費區之供詞。可以證明其人。必非霍羅。是則舍門外漫步之人。將莫屬矣。若云霍。則僅有二十秒鐘之時間。可以供其以贗易真耳。然此爲必無之事也。蓋霍之售奸。必在門外漫步人行竊之前。而不在其後也。章章明甚。此外尙有疑及那德者。此項論斷。尤難成立。那德年僅二十三。誠實無知。決不知出此奸計。况以特別式樣。製一假珠項圈。爲值勿廉。而謂貧家女郎。能勝此乎。且據警署調查所得。那德品行上毫無缺點。然則所可以解此詭祕者。惟老朽所持之解釋耳。舍是恐無較此充分者矣。余逮

詢曰。然則。此案究爲何人所犯耶。怪叟不待余言之。與高彩烈曰。犯案者工人郎福耳。老朽知君驟聞此語。必且駭怪。然竊有說焉。郎福業是者也。仿製一珠項圈。事莫易矣。即四出搜配假珠。人亦不疑。况手藝工巧。按照真珠項圈同式鑲嵌。亦屬不難。其竊此真珠項圈也。計畫尤出人意表。裝作無業工匠……余臆言曰。即門外漫步之人耶。其人即……叟曰。誠然。即門外漫步之人也。前數日。其人必在新劇場四週小步。與唱歌者及配角等下級演員周旋。藉以探聽劇場中情形。所有馬勤爲霍羅意中人。霍常衣藍色罩衣。登場參預蒙面跳舞會等事。不難一詢即得。至祁特攜珠項圈赴劇場。則爲郎福所目見者。或謂那德與此案不無關係。想係與郎福同謀。故特離去扮演室。至藍色罩衣及玫瑰花球等。則二人早已商妥。此種推想。雖屬近似。惟老朽不敢謂然。吾知以郎福之智計。決不與人同謀。以敗己事。即有同謀之人。亦不與此少不更事之那德共也。老朽探得郎福已有妻室。是則製一藍色罩衣。有

何難事。職是竭警偵之力。未能偵得製藍色罩衣之肆。蓋此衣不製自肆。而製自家也。即假珠項圈購自何肆。何處鑲嵌。警探亦無從偵悉焉。此無他。郎福精於鑲嵌。家中器用都全。仿照製造。自屬易易。至費區之被醉。老朽謂必非費向門外漫步之人索酒。直此漫步之人以酒餉之耳。天下關者。幾人不嗜杯中物耶。郎福見藥性已發。費已醉倒。乃往購買玫瑰花球。其妻則攜罩衣面具。待於路之暗隅。郎服裝訖。持花潛入劇場後臺。其所以如是裝束者。欲買禍於霍羅耳。且其初心。倘那德在室中者。必擬擊之使昏迷。或竟殺之。豈知有絕妙機會。當其前耶。那德離室後。見其入室。遂疑爲霍羅。任其入室。不加阻止。郎福乃竊真珠項圈以去。其所以必以假者爲代者。愚人計耳。不然。關者被醉。羣疑必集於漫步之人之身。嚴密偵查。必能跡得端

倪。郎福於是不免矣。故郎竊得真珠項圈後。攜假者於手中。遇人時。皇皇然擲之門次而逃。以愚警探焉。因此之故。警署認漫步之人所竊者。實爲假珠項圈。與費區爭持時。已珠還矣。對此漫步之人。毫不注意。專力偵跡以贖易真之人。噫。豈知其人即郎福耶。是則警署縱竭其力。亦不爲功矣。郎福今設肆爲主人矣。當時雖會假得一款。願爲數無幾。尚不及資本十分之一。倘無假珠項圈。亂警探耳目者。無論如何。警探必偵查郎福之情形。見其多金。必且疑之。老朽知略一訊詰。案事真相畢露矣。夫郎福取主人之金。與主人競爭。誠狡矣哉計也。老朽有姪女。不日將嫁。余今往郎福肆中。購首飾也。行矣……再晤……與余略一鞠躬。狀至談諧。遂匆匆出門去……

（怪叟偵探談第二十案完）





心獄

By Octavus Roy Cohen.

寶康譯

瑪克一手拿着一支三八口徑的手鎗。一手拿着五粒鎗彈。隨即他把鎗彈都放在桌上。手指按着機扳。一連扳了五下。鎗鎗中本無鎗彈。祇鏗鏘的空響了五聲。他點了點頭。臉上又露出滿意的笑容。原來這時候。他正準備着。在一個小時當中。便將前去結果一個人的性命。可是他的情感。仍寧靜如常。他不禁暗自稱奇。從前他曾有過兩三次。每當觸動了殺人的意念時。總懷着恐怖。覺得神經非常跳動。心的跳盪。也立刻增快。但是這一次和往常大不相同。兩手仍很堅定。一些也不顫抖。思想仍很清明。腦的運用。仍和平常一樣。他心想也許是因爲這一次的事。雖然是殺人。但是正當的合乎道義的。所以能個這樣罷。當下他把擦鎗用的一小瓶機器油。仍放到浴室中的藥櫥裏。又把擦鎗用的一方粗布。擲入廢紙籠中。再拿起那五粒鎗彈。一一的納入鎗鎗。很疑神的察看了一回。這纔把手鎗藏在褲袋裏。戴上帽子。穿上外衣。大踏步從室中走出。乘電梯下樓。再安閒自在的走上大街。直向他的仇人那裏走去。那人離開他的住處。並不多遠。大約祇隔着十二家房屋。

街旁賣報處的老人。見瑪克走了過來。忙點頭招呼。瑪克也朝他笑了一笑。隨即走了過去。這老人却仍望着他的後影。

見他衣冠齊楚。總以爲他是午後消閒出來散步。怎想得到他的心中。正懷着殺人的祕密大事呢。其實不祇是這老人瞧他不出。不論是誰。怕也瞧不出的。因爲他的神情。鎮靜安閒。決不像正走向前面去。動手殺人的。再則他的

形狀。本生得端整安詳。看上去。分明是個事業發達的少

年。他是中等身材。體質健壯。衣服落落大方。臉上雍得很

光緻。平常他的朋友們。都曉得他的理性堅強。富於決斷

力。他今年是三十二歲。向來住在這所在。這城裏有三家

最上等的俱樂部。他都是裏面的會員。他在商界中。很有

聲譽。提到了瑪克。差不多人人都曉得的。然而有誰曉得

今天的瑪克。却要前去殺害毛根呢。瑪克急忙忙的朝前

走。不多一會。已走到一所富麗堂皇的公寓前。瑪克曉得

毛根是住在一層樓上。便毫不遲疑。跨進公寓的大門。見

電梯正升上去。不耐煩等他回下來。便從樓梯走到樓上。

再走到毛根的室門前。一手握住門環。旋轉了一下。門已

開了。他便大踏步跨進去。定睛瞧時。見這間起居室。陳設

得很講究。又見毛根正坐在那邊。安樂椅上。身上穿了一

件花色外衣。嘴唇中間。啣着一支紙捲烟。兩道冷僻的眼

光。正從晚報的頂上。射到自己身上。瑪克的憤恨之心。便

立時旺盛起來。這毛根原也是上等人物。也是一位大學

畢業生。各處上等的俱樂部中。也都有他的名字。祇是品

行不端。貪好女色。因此男子們都瞧他不起。婦女們更有

些懼怕他。他不懂甚麼叫做道德。儘管任性胡爲。從一年

前以來。他又常常做些敗人名譽的文字。投刊在一家卑

鄙的小報上。這是瑪克久已曉得的。講到這卑鄙的小報。

名叫『路燈』。主辦的人。叫做李萊。報上刊載的稿件。大

半都含有作用。主要的目的是敲詐金錢。正因爲那些稿

件中。都是敘述人家的私事。所以購讀的人。着實不在少

數。李萊會得意洋洋的說道。他這種小報。雖然污褻。勢力

却很大。城裏的高等人家中。簡直家家都有一份。他又說

他是這城中。最可懼怕的一個人。

毛根慢慢的把晚報放下。紅色的臉上。忽泛出蒼白色。眼

光也閃爍不定。儘望着這位不速之客。又放出很勉強的聲音。歡呼道。哈羅。瑪克。瑪克祇微微點了點頭。兩道堅毅的眼光。仍射在他身上。應道。毛根。你好呀。接着二人都靜默不響。毛根的兩頰。復又轉成紅色。他已覺察這局勢的嚴重。並覺得好似有一股冷氣。佈滿了室中。一會。他竭力鎮定着道。瑪克。請坐呀。瑪克緩緩的搖了搖頭。答道。我不要坐。我不是爲着坐來的。毛根道。請問你爲着甚麼來的呢。瑪克不答。把嘴唇抿得緊緊的。他曉得動手的時候。就在目前。神經這纔興奮起來。心也跳得很厲害。又惡狠狠的望了毛根一眼。纔發出一種特異的聲音。說道。你問我爲着甚麼來的麼。你聽着。我因爲讀了今天的「路燈」特地趕來的。毛根聽說。臉色又忽的一變。說道。這話怎講。瑪克道。你聽着。因爲那上面載着瑪麗和包漢的一段事。這不是太失禮了麼。毛根道。你說的話。我竟不懂。瑪克高聲道。你莫撒謊。這不是撒謊便可遮掩過去的。毛根。那一段事。除掉瑪麗和包漢二人外。祇有二人曉得。一個是我。

一個正是你。毛根道。我麼。瑪克道。自然正是你啊。那一天他們二人。因遇暴風雨。躲在一家旅館裏。湊巧你和我也都避往那裏。今天「路燈」上揭載的情形。正是那天你和我所瞧見的。因爲「路燈」上有這一段揭載。今天午後。凡是好談論人家隱事的人。人人的口中。講的都是這件事。雖說那些平素認識瑪麗的人。自然曉得這段記載。是虛構的。不過既無法阻止那班人談論。談論的人既多。瑪麗的名譽。多少總得受些影響。瑪克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一粒粒的汗珠。從額頭的皮下。流露出來。他並覺得神經劇跳。和受着電氣一般。再道。在我動手之前。待我先把那事的詳情。講給你聽。因有那段記載。包漢索性去向瑪麗求婚。瑪麗不允。一小時後。我也去請伊和我結婚。伊也不允。我們在六個月前。本已祕密的訂下婚約。如今伊所以不肯答應我。是伊以爲我忽然有這請求。必是希圖保全伊的名譽。這一段情形。我想你聽了。定覺很有興趣罷。我既說出我們已訂下婚約。今天我的來意。諒你自可

明白了。我今天到這裏來。實在是我應盡的義務。我儘可有這權柄的。毛根咳了兩聲嗽。聲音仍很乾澀的說道。你的來意。我實不明白。『路燈』上的記載。關我甚麼事呢。瑪克的。這話你又是撒謊。我早就曉得你和『路燈』有密切的關係。『路燈』上刊載的稿件。足有一大半是你投去的。你爲何投這種稿件呢。自有你的目的。自然正爲着金錢。你委實是個下流人。你這種卑污的手段。我生平簡直未曾見過。毛根。你趕快告訴我。你爲何把那一段情形。在『路燈』上披露。快講。快講。毛根道。我並未承認是我披露的。叫我講甚麼呢。瑪克道。事已至此。你不肯承認。便可完結麼。這當兒。毛根緩緩的站起身。張開肥厚的嘴唇。說道。你若是聰明的……瑪克搶着道。那一段記載。定是你送給李萊的。對麼。毛根道。你說是我送去的。便能算數麼。瑪克道。你一再抵賴。可是不敢承認罷。毛根聽了這話。很受激動。胸中的怒氣。不由得勃然而起。臉色又變得通紅。高聲道。我有甚麼不敢承認。老實說。我縱然承認。你

又將怎樣。這個並不關你的事啊。是的。我曾瞧見瑪麗和包漢同住在那旅館中的。是的。那一段記載。果然是我送給李萊。李萊刊印出來。也並不算錯。因爲那本是事實啊。至於李萊刊印的用意。實是要把這一回事張揚開去。給大衆曉得。讓大衆評判……頓了一頓。把頭向前湊近些。又道。現在我已承認了。你預備怎樣呢。瑪克不響。祇瞪眼望着他。心中憤恨已極。決意立刻下手。先發出堅毅的聲音。回答他一句道。我要打死你。毛根冷冷的道。你莫惹我發笑了。你竟想打死我……他纔說到這裏。忽把眼睛睜得很大。並非常驚恐的。身體向旁閃避。口中連連喊道。瑪克。快把鎗放下。快把鎗放下。二人的眼光。忽接觸到一起。毛根瞧出瑪克的眼光中。含着一股殺氣。知道他必已具下殺人的決心。更覺心驚膽戰。更喊道。慢着。瑪克請你看在上帝的分上。稍停一下。把殺人的結果。想上一想。瑪克道。我早已想過了。無論結果怎樣。我都不介意。毛根道。但是……瑪克聽鎗聲並不很

響。很是奇詭。他原以為在這小室中放鎗。鎗聲定必震耳。

趕來。他以為這個自處的方法。最是妥善。比較在逃走之

接着他便想起方纔轉身開鎗時。毛根的臉上。露出的那一種驚駭的神情。他又想起開鎗後。那一股火藥氣味。他再舉起這手鎗。疑神的望着。心想應該怎樣安頓他纔好呢。想了一會。決定把這鎗放在桌上。但隨即又變了主意。却塞入褲袋中去。他並不是存心暗殺。所以如今把毛根打死。



起一到觸接忽光眼的人二

中。被他們捉住。搜出手鎗。交給警察。要高明得多。他低頭。瞧見地板上的屍身。心中雖覺有些難受。但一些也不後悔。因為他認定死在地板上的這人。委實是一個萬惡之徒。有許多美滿的家庭。因他亂造的謠言。一時信以為真。引起了許多風波。甚至

並不慌張逃走。却站在室的中央。等候公寓中的人聞聲

鬧得家敗人亡。如今他把這人打死。實在是替社會上。除

掉一個大害啊。

瑪克很寧定的站着。等候那些人趕來。又想他們來了。他應該說些甚麼。應該做些甚麼。他們盤問他時。他決定直說。並請他們去喚警察。或是用電話報告警署……他想到這裏。忽又想到何必等他們來報告。自己不能報告麼。像這一種事。應該趕快傳揚開去纔是。因為自從「路燈」上披露了那段記事。瑪麗的名譽。已大受損傷。如今把這殺人的消息。儘速的宣傳出去。給大眾曉得了。瑪麗的名譽。也可早些回復。他心裏雖這般想。却並不去打電話。仍呆呆的站着等候。心想他們爲何遲遲不來呢。覺得有些煩燥。五分鐘早過去了。十五分鐘已來到眼前。這公寓中。仍無紛亂的聲音。室門上也無人敲打。更沒有人走進室來。他不禁又很奇怪。難道公寓中的人。都不會聽見鎗聲麼。不會的。這一定不會的。鎗聲定能送入他們的耳朵裏。他又等了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却仍是絕無動靜。這樣看來。他們必是未曾聽見鎗聲了。瑪克心想不如去

告訴他們罷。不妥。這未免太多事了。還是直接報告警署的好。我可對着聽筒說。哈羅。你們是警察總署麼。我是瑪克。我方纔已把毛根用鎗擊死了……他想到這裏。身軀搖搖的。便走向室的那邊電話機去。並把那幾句應該說的話。不住的在心中盤算。忽又想起總署電話的號碼是多少呢。這個不妨事的。祇須對接線人說。接到警察總署。他自會接上。瑪克走到了電話機前。伸手拿起聽筒。尚未開口講話。隨即又放了下去。本來不論是誰。自己向死路上走。實在是一樁很難的事啊。他接着又拿定主意。不必打電話。還是耐着性子。等警察們前來。等他們來了。自己笑着認罪就是了。就說這人是我擊死的。他們若問我爲何擊死他。我就說因爲自衛的原故。自衛這個名詞。不很確切。不能用的。不是自衛。又是甚麼呢。這當中的原因。很容易解釋。等到臨時。再作計較罷。

他的主意拿定了。決定等警察們前來了。但不願意在這裏等着。因爲這室的窗戶都關閉着。室中很覺氣悶。還是

到外面去的好。祇須自己不躲藏起來。警察們自然容易尋着……他當即推開室門。走到外面客堂中。再從樓梯走下去。這時候。客廳中一個人也沒有。他接着又走上大街。朝他家裏走去。說也奇怪。他一路走過來。祇遇見了兩個男子。他們都自管走路。並未注意到他。他轉第二個灣時。瞧見有一個警察。站在那裏。雖曾瞧了他一眼。隨即又掉轉頭去。他心中很覺奇怪。據他的揣想。他既犯下殺人的重罪。警察便該瞧得出他是一個罪犯。纔算是不負職守。其實警察怎能這有這眼力呢。他一壁朝前走。一壁胡思亂想。腦力混亂極了。他又想他既會親手開鎗。把毛根擊死。他便是個殺人的兇手。自該被警察捉去。受法律的制裁啊。他祇就着這一點推想。却未曾想到他的罪名。委實輕微。原來陪審官對於那班實行「不成文法」的人。向來都祇有稱贊。決不輕輕判罪的。而且瑪克幹的這件事。他實行「不成文法」的決力。格外堅強。更非尋常的事所可比。因為瑪麗本是無辜。伊好端端的和包漢同在那

旅館的一間房裏。並無非禮的行爲。再則包漢到伊房裏去。實在是問伊可曾進過晚餐不會。所以他們二人都是無辜。李萊的「路燈」上。竟造出許多穢褻的事實。誣陷他們。這自然是李萊的不是。不過那一段記載。是毛根投去的。毛根實在是負完全責任的人。那末雖是瑪克把他擊死。委實却是他自己有取死之道啊。

瑪克已回到他的公寓中了。身體僵直的。坐在一張椅上。各種思潮。又在他的腦海中。起落不息。他用火燃上烟斗。一壁吸烟。一壁把種種情形。又反覆的推想了一回。可是他仍未想到「成文法」或「不成文法」。陪審官判斷罪名。或不判斷。他祇想到他既是瑪麗的未婚夫。見伊受了侮辱。怎能不圖報復。不必說他。不論是誰。也決無容忍的道理。他又想到毛根的屍身。倒在那起居室中的地板上。必有人瞧見。瞧見之後。這樁鎗殺案。自然立刻轟傳開來。諒必有那不幸的人。因稍涉嫌疑。被警署拘捕。那時候。我應該出去自首纔是。他雖這般想。可是那一點自衛

的良知。竟不許他走向警署中去。這天晚間。他在城市俱樂部中。獨自進餐。那忠實的侍者。見他那一副慘苦的神情。以爲他是有病。忙問他有甚麼病。他說並沒有病。祇不覺得飢餓罷了。他一連喝了好幾杯黑咖啡。又吸掉好幾支雪茄烟。直到十點鐘時。方纔從俱樂部中走出來。見有一家晨報。發行一張特刊。以爲必是記的毛根的死耗。忙買了一份。從頭到尾。讀了一遍。並沒有隻字提到那件事。他很無聊的回到公寓中。倒頭便睡。却再也睡不安寧。後來跳下床。吩咐侍者端進一杯咖啡。又買了一份晨報。這晨報上。也不會提着那件事。當他去到辦事處去時。在路上。又買了一份午刊。這纔瞧見那第一頁上。載着毛根的死信。在路上不便細讀。忙跑到辦事處。躲在一間私室中。並吩咐如有客來。雖有要事。也一律擋駕不見。他定下心神。細細瞧讀。這午刊上所記的情形。很是簡單。祇說毛根的屍身。是由一個女用人發現的。這女用人是他僱用着收拾房間。和料理膳食的。伊依照平日的鐘點。去到公寓。

一直便到廚房裏。料理早膳。料理完畢後。把早餐送到餐房中。再到起居室中去喚他。這纔瞧見他早已死在地板上。……城中的高等偵探。立刻查看情形。却並未查出甚麼證據。雖發覺有形跡可疑的人。……但警署中尙未頒發逮捕狀。……死者決非自殺。兇器也未查出。瞧傷口的情況。那鎗顯係靠近他身體放的。因爲傷口四周的衣服上。已被火燒焦。死者在社會上。很有聲名。平常也許有甚仇人。但尙未查明。據檢驗所得。死者遇害的時候。必在昨夜的上半夜。或許在昨天午後。也論不定。總觀各種情形。兇手在動手之前。必有準備。決非倉卒間動手的。正因兇手事前已有準備。所以不留一些破綻。給人尋獲了。瑪克把這一段記載。讀了又讀。一連讀了好幾遍。心想先前總以爲用鎗把毛根擊死。最足以引起旁人的注意。此刻方纔明白自己仍太疏忽。當時不曾留下些證據。以致如今沒有一人。能疑心到他。那末便自己趕到警署中去。說出當中的真情罷。然而又那有自陷死境的道理呢。他

所處的地位。委實異乎尋常。他心中萬分的迷惑不定。本

人都以為他所以被害。和最近關於瑪麗和包漢的謠言。

想依照事前的

計劃。前去自首。

準備領受那最

後的慘苦。但到

了如今。又覺得

前去自首。並非

必需的。因此他

決定仍等候着。

再觀事變。

毛根被人暗殺

的消息傳出後。

全城的人都

驚異。一半因為

案情奇詭。一半

因為死者是個有聲名的人。那些向來曉得毛根品行的

和一個知交在一起的。可是他們也不必提出這反證。因



瑪克把這一段記載讀了又讀

絕無何等關係。

因此他們二人。

未受一些嫌疑。

其實縱有人疑

心到他們。這疑

心也很容易消

釋。因為他們在

最近二十四小

時中。所有的行

動。都能確實的

證明。昨天夜裏。

包漢是和許多

朋友們在一起

頑耍。瑪麗也是

爲沒有旁人曉得毛根和『路燈』的關係。李萊雖然曉得。但到了這等時候。他也不敢多話。而且他也想不到瑪克會奮身跳出。過問那一篇侮辱瑪麗的文字。本來瑪克和瑪麗。在六個月前。已訂下婚約。沒有一人知道。外人祇曉得瑪克不過是伊的一位知交罷了。

在那篇侮辱文字披露的那天。瑪克會要求瑪麗嫁給他。伊不肯答應。伊以爲他有這要求。必是爲着保全伊的名譽。後來他又和伊商量。宣布他們久已訂下婚約。伊也不答應。伊本是一位性情驕傲的女子。自受了這種侮辱。心中自是萬分難受。雖不明白人家爲何要侮辱伊。但決定不用甚麼補救方法。定必等這侮辱自行消除。瑪克無可奈何。祇得隨便伊了。在這鎗殺案發生的第二天。瑪克因讀過晨報。曉得那個女用人。已因嫌疑被捕。便又想前去自首。免得伊無辜受罪。但當晚報付印時。那女用人已經釋放出來。他自首的心。便又打斷。另外再有二人。也因嫌疑。被警署中傳去。却都毫末爲難。已洗清了身體。從警署

中出來了。警署中接連偵查了一個星期。也未曾查出一些頭緒。各種報紙上。因沒有重要的發現。每天祇略記幾句。排印的地位。也從封面上。移到了裏頁。內中祇有一種晚報。仍鄭重其事。每天記載着。並譏諷警署太無能力。竟無法破獲這種簡單的罪案。警察長和偵探們。見了這種論調。自很慚愧。自更竭力偵查。無如仍是沒有結果。本來這樁鎗殺案。和平常的罪案不同。他們的眼光看得越遠。反越發惶惑不覺了。到了第十天上。警署中人都束手無策。已承認這是一件不可解決的罪案。但警察長仍嚴令便衣偵探隊。精密偵查。不限時日。

在這十天當中。瑪克的心中。思潮龐雜。紛亂不堪。對於瑪麗的神情。也有好些不自然的表現。但他決定旁人不會覺察。他仍常到伊家裏去。見有好多忠實的朋友。包圍着伊。表示對於『路燈』的憤慨。說那一段記載。必是捏造。他們再也不信的。因此瑪克竟得不着一個當兒。單獨的和伊講話。後來纔得到一個機會。再向伊提議。叫伊嫁給

他。伊毫不遲疑。仍是不肯。說道。我不能答應你。無論如何。現在我不能嫁給你。我們先前已訂下婚約。沒有一人曉得。外人見我們突然結婚。對於我本身。必生出許多猜疑。『路燈』上那一段記載。人家要相信真是事實了。瑪克道。那段記載是捏造的。凡是認識你的人。都不會相信。：瑪麗道。他們也許不會相信。但這城中的人。不認識我的。不知有多少。他們必定相信。因此我寧願展緩婚期。瑪克和瑪麗見面時。曾有一兩次。他瞧見伊的眼光。直射在他的臉上。有如察看甚麼似的。他很害怕莫非擊死毛根的人。伊已曉得了麼。本來那天伊和包漢在那旅館中。伊曾瞧見他正和毛根在一起的啊。他忙再細瞧伊的神情。又覺得伊並未曉得。至多有些狐疑罷了。不知不覺。又過去了一個星期。瑪克的神經。仍是十分興奮。他想那鎗聲。可惜無人聽見。否則必早已被捕。心神何致於這樣不寧呢。他這樣一想。又決定前去謁見警察長。把所做的事。一齊告訴給他。聽他發落。但那迅速而銳敏的反覺力。又

立刻阻止着他。一個人在情感熱烈時。報復了仇恨。隨即到警署中去自首。原可受『不成文法』的保障。不過擊死仇人的。不立刻前去自首。並已藏匿了。二星期之久。這人必已失掉那一股勇氣。再也不敢去自首了。瑪克自信擊死毛根。是因為自衛起見。原不懼怕受何等懲罰。不過到了現在。他不會已把他身後的一道門。關閉起來。竟無法超脫自身了。他的思潮。既這樣複雜。心神又這樣混亂。神色之間。自然有些流露出來。他的朋友們。便已覺察他的神情。和往常大異。他且得了失眠症。夜裏常常不能睡着。他真個痛苦極了。後來有一天早晨。他忽聽見電話的鈴聲大響。忙走過去。拿起聽筒。說了一聲哈羅。那邊問道。你可是瑪克麼。他應道。正是。他聽見這講話的聲音。已曉得這人是誰。接着問道。你不是瑪麗麼。伊道。正是。我要和你當面講話。你甚麼時候。到我這裏來。他道。我立刻就來。頓了一頓。又道。我聽見你的聲音。真有說不出的快樂啊。半小時後。他們二人已見面了。瑪麗面貌莊嚴。舉動也非

常沈着。見了瑪克。便道。在一個月前。便是『路燈』上披

露那段記載時。你會來叫我嫁給你。瑪克道。是的。瑪麗道。

後來過不多時。你又要求過我一次。現在你可要再向我

要求麼。瑪克道。這個自然。你一天不允許我。我便得要求

一天。瑪麗站起

身道。那末很好。

我們便是今晨

結婚罷。這時候。

瑪克站在伊面

前。兩手攔在伊

肩頭上。心中很

是快樂。但忽又想着。一事。他的罪名。現在尙未定奪。他能

和伊結婚麼。伊的幸福上。不會因此發生危險麼。他因他

的心神。已混亂。了一個月。決斷力大為薄弱。這兩個問題。

一時竟解答不出。瑪麗也不等他回答。便去穿衣戴帽。打

扮齊整後。二人同到法庭中。領了一張結婚執照。二小時

後。他們已結成夫婦了。

瑪克見瑪麗已成爲他的妻子。伊又是他向來心愛的人。

他便心想到了這時候。萬不能再容那鎗殺案的疑雲。仍

籠罩在他們的四周了。便拿定了一個主意。不把去處和

用意告訴瑪麗。

祇叫伊一同出

去。伊也不會動

問。隨着他就走。

二人又來到了

法庭中。瑪克在

前領路。一直走

上二層樓。尋到法官的辦公室前。把名片遞了進去。五分

鐘後。他們再走到室中。這室很廣闊。但稍有衰敗的形象。

分明是若干年前的建築物。哈定曼自接任這裏的法官

後。便把這室佈置一番。作爲他的辦公室。直到如今。不曾

搬移過。當下哈定曼從寫字臺前。慢慢站起。歡迎來客。他



瑪克站在伊面前兩手攔在伊肩頭上

生得身高而瘦。臉上已有凹凸的皺紋。頭髮是鐵灰色。他
在這裏。聲名絕佳。

這自然因他法學
精深。判案公正。所
以能得人心。他接
任以來。至今已有一
十八年。往後諒也
不會他調。他的性
情。很是和善。審理
罪案時。如有可以
通融的地力。他都
肯設法開脫。這十
八年當中。他從未
苛責過一個罪人。
逾分的判定一個
人的罪名。他站起

身後。隨即緩緩的走過來。伸出一手。先後和他們握手。並



請你和我瑪麗不要打斷我的話頭

請他們就座。又說
現在他並無公務。
他們有事。儘可暫
談。瑪克當即靠近
他妻子坐下。並緊
緊握住伊的手。這
時候。他準備要說
出那一段歷史。他
的神經。比較先前
許多天。要堅定得
多。他朗聲說道。哈
定曼先生。我要說
的第一件事。便是
瑪麗和我已經結
婚了。哈定曼道。那

末我應該向你們道賀。瑪麗插言道。在一個月前。便是在「路燈」上披露那段記載時。他曾要求我嫁給他。我不會答應。現在……哈定曼點點頭道。我明白了。那實在是性情高傲的原故。瑪克又道。哈定曼先生。我今天到你這裏來。不祇是爲着報告這件事。再有一段歷史。要說出來。請你和瑪麗不要打斷我的話頭。讓我一直說下去。這不是難事。你們諒可允許罷。哈定曼道。你說便了。橫豎此刻我並無別的事。瑪克當即從頭說起。一年前。他和瑪麗已發生戀愛關係。在六個月前。便訂下婚約。那天晚間。他和毛根因遇風雨。避到一家旅館裏去。剛巧瑪麗和包漢也在那旅館中。躲避風雨。他們在那旅館中。曾瞧見瑪麗和包漢從一間房裏。一同走出來。瑪克接着又說。他向來曉得毛根和李萊的「路燈」。有密切關係。因此更敢斷定那篇侮辱瑪麗的文字。必是毛根投去的。他便拿主意。前去殺害毛根。毛根果然承認那篇文字是他投去的。他既尋着負完全責任的人。當即開鎗把毛根擊死。瑪克

又說明他本想到警署中去自首。祇因種種奇異而連續的情形。竟使他踟躕未去。然而良心上的痛苦。簡直忍受不住。後來雖想前去。又覺得時間太遲了。如今因已和瑪麗結婚。覺得這一團愁雲慘霧。萬不能容他繼續存在。這纔決意前來。陳述一切。又道。哈定曼先生。我所說的。都是實話。完全都是實話。現在我是在這法律森嚴之地。我想我今天的處境。分明又不能算是勇義之人。法律將怎樣處治我。我都不介意。我且覺得被法律處治之後。我的處境。我的良心。定可舒適得多。他說到這裏。方纔停住。別人也都不則聲。室中很是靜寂。祇有壁上掛着的一架大鐘。滴搭滴搭的走動。瑪克說完後。哈定曼連連點頭。兩道眼光。直射在瑪克的臉上。又伸出長瘦的手。拿起烟斗。裝上烟絲。點火燃着。重重的吸了幾口。這纔發出和婉的聲音。說道。你親口把這番話告訴給我。我覺得非常高興。這實在是一段有興趣的歷史啊。頓了一頓。再道。我充任這城裏的法官。已將近

十九年了。看這情形。大概還可續任下去。在這十多年當中。凡是不應該受罰辦的人。我決不肯加以罰辦。這是我敢於自信的。就如你所說的這段歷史。我很相信。我相信句句都是實話。因此我不能承認你是殺害毛根的兇手。縱然有人控告你。我想陪審官也定能原諒你的用心。把你釋放。說到這裏。復又頓住。瑪克和他妻子。都很懇切的向前湊近些。哈定曼又道。瑪克。我勸你不必再把這事放在心中。從此刻起。便忘却了罷。這樣一來。你夜間包可沈

沈睡去了。瑪克問道。你可是說我無罪麼。我不應該被捕麼。哈定曼道。正是這樣。我再有幾句話。講給你聽。這一段歷史。在這一星期中。我已聽見過兩次了。上次聽見的。原不及你說的詳細。但毛根是被你擊死的。這實在是第二次聽見了。瑪克很驚奇的道。第二次麼。誰會曉得呢。請問那第一次是誰告訴你的。哈定曼微笑着。用簡峭的語句。回答他道。正是你的夫人啊。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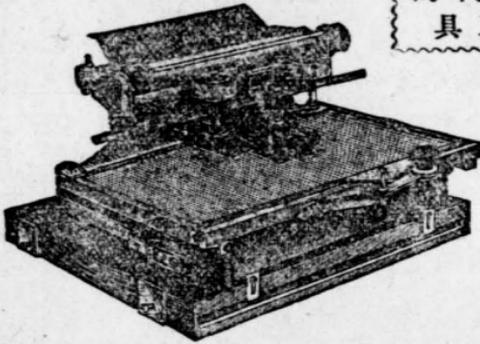
世界笑話

胡寄塵

煮咖啡者道：「沒有一個人能夠煮咖啡像我的這麼濃。」

滑稽生道：「那小河中不是有很多的咖啡像你的一樣麼？」

新時代的
新工具



新式華文打字機

官署 學校 公司 工廠

均不可不備

近世人事日繁，社交日盛，舉凡書信公文契約之類，非用機械打字，不足以壯觀瞻而圖迅捷。此蓋新時代之自然趨勢也。

本館製造之新式華文打字機，每小時可打一千餘字，每次能複印數份，行列整齊，字跡明顯，機件靈活，使用便利。國內各大公司機關，已多購置。

尊處辦公室中，如尙未備有此種新的工具，請向敝館接洽一切，當能使君滿意。

本機印有摺頁傳單請
向上海寶山路本館索閱

上海商務印書館製造

各省分館 均有發售



四集 野人記 (二十三續)

弱歲投荒錄 (一名「太山之子」)

天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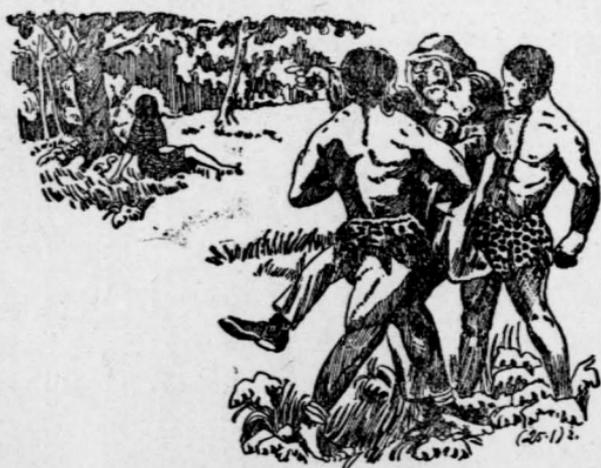
第二十五回 報深仇梅玲逢苟定 出火窟穀瀨仗譚都

會長派人去追甘邁克。甘邁克沒有追到，卻由兩個部下，押着一個負傷的英國人來，很是生氣。以爲貝鄰思是個小販，從自己駐地，迷了路，纔來此地，很是個無足重輕之人。深怨他的部下，爲什麼不立即格殺，省了許多麻煩。惡狠狠地用法語問道：「你是什麼人？」貝鄰思道：「我是英倫貴族貝鄰思馬烈生。」會長一聽是個貴族，頓時想起贖金來。把目光就變換了。問道：「你既是貴族，在我村子附近往來，爲了何事？」貝鄰思道：「我委實不知道這非洲是你的。我的上此地來，完全因爲有個少年女子，給人從他朋友處劫去。出來尋找那個女子。遇到了那個劫取女子的匪人，將我打傷。我人事不省，在獨木艇中漂流了半夜。纔上岸來。正想從新去找那個匪人。卻給你部下拿住。」會長道：「少年女子是不是那一個。」說着，向柵邊一叢灌木裏一指。貝鄰思跟着向那邊一看，看見有個女子，背着臉，坐在草地上。正是梅玲。不覺愕然。叫了聲梅玲，直闖過去。沒有走到兩步，仍舊給武士們拉住，拖回原處。梅玲聽見有人叫他，縱身起來，見是貝鄰思，也叫了一聲馬烈生，正待上前，卻給會長喝住道：「不許作聲，好好給我

站在那邊。」說着，向貝鄴思道：「哦！原來就是你這只奉耶教的狗，把我女兒，從我這裏偷出去的。」貝鄴思失聲道：「你的女兒？他是你的女兒嗎？」

會長道：「是的。我決意不許他嫁給異教徒。就是這樣，你就該死了。不過你若肯出贖金，我也可以饒你。」貝鄴思以為梅玲還在梅爾屏處。不料在阿拉伯人村中見他。不明白其中理由。暗想梅玲難道是自己逃出來的嗎？他的在此還是會長用武力劫來還是從瑞典人那邊出來，因為父女關係，跑來求他保護的呢？很想問一問底細。着是他在此地很平安。自

己既沒有一定要將他騙上倫敦之心，也可以聽憑他去。不然無故將他從安適之處拖出去，那也何必呢。他在那裏想起了這許多事。竟忘記去回答會長。會長等了一回，



處原回拖住拉們士武給舊仍步兩到走有沒

見他沈吟不語，又問了一句道：「你看怎樣？」貝鄴思忽然記起。趕忙答道：「啊呀！我實在失禮得很。因為想起別

事，竟沒有回答。我是一定肯繳贖金的。只不知從會長目中看來，我值多少錢。會長說了一個數目，竟非常低廉。貝鄴思喜出望外。立刻點頭答應。從他這一邊着想，就是要他破產相贖，他也可以答應。並不是他願意化這種冤錢。他想趁着在此守候贖金，好覓便問問梅玲。若是他還願意出去，好救他出外。不過自從聽見會長說明他同梅玲是父女以後。很使貝鄴思有

些侷促不安。不知梅玲的心，究竟怎樣？還是願意隨他父親做會長女兒呢？還是願意跟自己上倫敦去？想到這裏，記起以前想哄騙梅玲遂自己獸慾之事，雖是沒有實行，

雖是現在已想補救方法，見了梅玲，還覺得有些汗顏。正在徬徨。會長要他寫信給駐亞奇斯（在非洲北海岸之國。一八三〇年爲法國征服。西接摩洛哥。）港的英領事。託他轉告貝鄰思家族。備款來贖。這也是會長的狡猾。他老於此道，覺得這種勒贖，比直接勒贖，來得安全。所以任憑貝鄰思同他怎樣辯說，爲時過久，這樣辦非得一年沒有回音。不如派人到最近的口岸，打電報給自己律師，來得神速。會長小心得很，一概不聽。覺得照自己計畫辦，向來沒有錯過。若是變了計畫，深懼要生不幸的變化。好在他並不急等錢用。就是多等一兩年，也是不妨。等他信寫畢，用阿拉伯話傳下令去。貝鄰思雖是一字不懂，見會長向自己一指，知道說的是自己的事，果然見押他來的武士，鞠了個躬，向貝鄰思招手。貝鄰思向會長一看，會長點了點頭。貝鄰思出於無奈，只得隨着那人，走到羊皮帳外，一間土人住的茅舍邊。那人引他進去。屋中黑暗不堪。空氣也非常窒塞。教他坐下。自己退出外邊，喊兩個土人來，

把他手脚綁住。貝鄰思不肯，同他們再三辯論。他們都一字不懂。綁好之後，他們就走了。他們走後，躺在地下，想起在此靜候家中來贖，這幾個月光陰，不知怎樣過去，很是發愁。到了這個時候，他的心理，完全同方纔兩樣。方纔他很想打個電報，給他律師，教他一個錢不要付。只用電知非洲西部英國兵官，派遠征隊前來救援。現在卻希望家中早寄錢來，不論多少，好救他逃出此地。躺了一回，那屋中陰濕之氣，同地下的草，給汗流浹背的土人睡得久了，發出來的一股霉氣，直刺鼻觀。異常難受。並且室中蟲蟻極多，專門吮人肌膚。不多一回，手上，頸上，頭上，都發起奇癢來。手背剪綁着，也不能去搔。掙扎着坐起來。別處又發起癢來。這種痛苦，真比殺還難受。貝鄰思急了，把綁的繩子扭了半天，雖沒有給他掙脫，卻似有活動之意。等到天黑，還沒有人給他送飲食來，暗想這一夥強盜，真也殘忍，難道不給飲食，可以支住一年的？不過他們不來，自己很可以掙脫這個綁縛的繩索。那時蟲蟻雖是好些，耗子卻

來了。他們比蟲蟻還凶，竟在他身上跳着，叫着，打起架來。末了還有一只上來咬他的耳朵。他罵了一聲，掙扎着坐

邊頭，一定肯來解我的縛，同我一起逃走。不過他願意走不願，卻是個疑問。究竟他在村中，居於何等地位？若是他

了起來，耗子給他嚇跑了。慢慢把腰收起，用足全力，站將起來，身上掙出一身冷汗，站在那裏，兀自搖擺不定。

喃喃的道：『天呀！我犯了什麼罪，你給我這種苦吃？』說着，想道：『呸！我

犯的什麼罪？不是我，梅玲怎會到這裏來？難道不是我的罪過嗎？犯了那

個罪，就應當受罰。這是我自取之咎，怨誰呢？』想到這裏，也不敢再行抱

怨上天，就在那個時候，附近羊皮帳中，來了一陣怒詈之聲。知道那個帳

幕是女人住的，仔細聽去，雖是講的阿拉伯話，口音卻有

些像梅玲。暗想他既住在這個左近，用什麼方法使他知

道我就住在此地呢？若是他不願久居此地，知道我住在



他在身上跳着叫着打着架起來末了還有一只上來咬他的耳朵

是這有權力會長的愛女，決不肯走的。這個不妨試他一試。在宛那莊子上，貝鄰思常聽見夫人彈着鋼琴，教梅玲唱「天佑吾王」的國歌。知道這首歌，梅玲很熟悉的。就頓開喉嚨，唱這首歌。唱完之後，果然聽見梅玲在羊皮帳中叫道：『馬烈生！我們要長別了。若是上天垂佑，能使我立刻就死纔好。不死，過了今夜，比死還要難受呢。』說到這裏，接着有男子毒言之聲，同責打之聲。貝鄰思聽了梅

玲的話，同這種慘厲之聲。悲憤得臉都白了。又用全力想

掙脫所綁的繩索。這一次是拚命掙扎，居然不多一回，給

他掙脫了一只手臂。這一只一掙脫，那一只就容易了。腕

上的繩去掉，又俯身把腳上綁的繩解開，站起徑出屋門。想去救梅玲。不料纔出屋門。屋外坐着一個身材高大的土人，見了貝鄴思，縱身起來將他攔住。按下不表。穀瀨騎着象，到了會長村外，跳下象背，徑上村去。那時剛正天黑，到了柵外，抬頭一看，從前進村去的那株大樹，已經不見。別人到了這種地方，一定是束手無策。穀瀨卻一些不怕，從腰間解下一條很結實的長索來，打個活扣，向木柵站着的樁上扔去。扔個正着。緣綆而上，到了柵頂，向裏面一看，並無人跡。輕輕縱入柵內。一路上躡足潛步，經向阿拉伯人住的帳幕後面，用嗅覺聽覺，偵查梅玲下落。他走路脚步很輕，簡直同一條黑影似的，在黑暗處活動。連村中養的那些野犬，都沒有聽見。不多一回，嗅到一股煙味。知道那些阿拉伯人，都在自己帳外抽煙。還聽見有些笑語之聲。就在那個時候，忽然聽得有人高唱「天佑吾王」之歌。不覺一驚。暗想這是誰呀？聽那聲音，唱歌之人，彷彿是個男子。驀地記起貝鄴思來。他是跟着走的，走得很慢，

自己回來，路上沒有見他。一定是他。正在思索，忽地聽見有個女子，高聲用英語同貝鄴思講話。正是梅玲的口音。聽得清楚，穀瀨徑向那兩個人聲音發出來之處走去。原來那天晚膳之後，梅玲走回自己休息之所。他就住在會長帳中一個角上，用兩條很好的波斯毯子隔開，同梅善南同住。會長是沒有妻室的，這幾年來，並沒有改變態度，所以這一處就作為梅善南同梅玲寢室。梅玲進去不久，會長走來，揭開毯子，向着裏面叫道：「梅玲！你出來。」梅玲答應一聲，站將起來，走到帳前。帳中燈火熒然，看見會長的異母兄弟苟定，坐在那裏抽煙。會長卻站着。苟定的母親是個西部女黑奴。苟定年鬢已高，肌膚黝黑，長得非常醜陋。染了惡疾，鼻子同面頰，都已爛去。看見梅玲走來，面上現出一種猶笑。會長指着他向梅玲道：「我年紀已大，未必能久於人世。所以已經將你給我兄弟苟定了。」苟定站起來走到梅玲身邊。梅玲想逃。已經給他一把扯住手腕，說了一聲「隨我來。」拉着梅玲，出了會長帳幕，

徑回自己帳中去了。會長等他們走後，狂笑道：『再隔幾個月，把他送回去，就可以使他們知道我侯督的外甥，是殺不得的。殺了就要得這種結果。』梅玲到了苟定帳中，再三

同苟定懇求。起初苟定還用很溫存的話勸誘。後來見梅玲執意不從，生起氣來，奔上來想用手臂摟住梅玲。第一次給梅玲掙脫了。就在那個時候，聽見貝鄴思的歌聲，並且聽出唱的是自己在莊上常唱的「天佑吾王」歌。知道貝鄴思是專爲自己唱的。等他唱畢，用英語大聲同貝鄴思講了幾句話。苟定聽



帳中燈火突然看見會長貝鄴思的兄弟苟定坐在那裏抽煙

的。貝鄴思從草屋中出來，見有一個土人攔路。一則怕就誤自己救梅玲的機會。二則監禁多時，胸中已含着一腔

憤怒，頓時把一個英倫貴族，激成一頭猛獸。罵了一聲，直撲上去。將那人扭住，一起倒下地去。那人想拔佩刀，貝鄴思雙手將他咽喉攔住，不許他出聲。那人叫不出聲，佩刀卻已拔出，覷準貝鄴思肩窩上，戳了幾刀。貝鄴思力弱，捨他不死。用左手攔住那人頸子，右手在地下亂摸，居然給他摸到一塊石頭，照準土人腦殼上砸去，只一下已經將他砸死。怕他復活，又接連砸了

了，又撲上來將梅玲抓住，拖上後帳去。後帳中住着三個黑女人，見了也不以爲意。因爲這種事，是他們帳中常有

兩下。纔縱身起來。直奔梅玲發出聲音來的帳中去。他沒有到，有個半裸體圍着豹皮的男子，先到一步。正是穀瀨。

他到苟定帳後剛好苟定拖着梅玲上帳後去殺瀨用尖刀將帳幕後面劃開，鑽將進去。帳中之人見了，都吃了一

忽然幕門一掀，闖進一個渾身浴血的人來。梅玲叫道：『馬烈生！』這一叫，纔把殺瀨喚醒。記起以前所見所聞，

驚。梅玲一見，就認識是自己積思成痼的好朋友到了。心中又是快樂，又是僥倖。叫了一聲殺瀨。殺瀨也叫了一聲梅玲。來不及講話，徑取苟定。那三個女人急了，都從席上爬起來狂叫。梅玲想上去安慰他們，沒有趕到，他們已經從殺瀨入帳之處，跑出外邊哭着喊着，向村中大道上去呼援去了。苟定猝不及防，給殺瀨一手抓住頸子，一手把刀尖向他心窩上刺去，哼都沒有哼一聲，就撲地死了。殺瀨站起來，向梅玲一看，見他還是從前那樣，一些沒有改變。也忘其所以，想上去撲他，



居然給他摸到一塊石頭照準人土殺瀨上亂云

頓時悲慘起來。那時村中武士，已經聽見三個黑女人哭喊之聲，都向苟定帳前走來。知道事機已迫眉睫，也不能再記前嫌，向貝鄰思道：『你快帶着他逃生去。不要走村門。從這個帳後，徑向柵邊。』說着，把拴在腰間的繩索交給他道：『這裏是一條索子。你憑着他，或者可以翻柵出去。』梅玲叫道：『殺瀨！你自己呢？』殺瀨道：『我在此地少待，有許多話要問會長哩。』梅玲還待再辯。殺瀨將他們抓住肩膀，推出帳後裂縫。只催他們快走。梅玲等走後。

殺瀨週身，見敵人已蜂擁入帳。奮勇上前迎敵。這一次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血戰。既已把死生置諸度外，很給他

會長們怎會知道。土人聽了，嫌那聲音難聽，用刀柄向殺瀨唇上鑿了一下。象在林中聽見殺瀨呼聲，側耳而聽。走近柵邊，把長鼻擱上柵去，嗅了一

打翻了許多人。巨耐寡不敵衆，結果還是給他們擒住了。綁了起來，

嗅。用頭頂着木柵，推了一推。木柵

押着他上會長帳中去。會長認得

堅實，卻推不動。會長帳中一些沒

殺瀨。呆呆看着他，深恨殺瀨幾次

有聽見。會長思索一回，站起來指

同他搗亂。最使他生氣的，是刼取

着殺瀨向武士們道：『木柵外面

梅玲，同上一次在柵邊樹下受殺

是現成的。快把他燒了罷。』武士

瀨的那一拳。至於苟定本是他深

們答應一聲，一齊上來動手。把殺

惡之人，給殺瀨殺了，他也並不在

瀨推出帳外。擁着他到村中一個

意。對於前兩項，卻不能不想一個

空場中來。場中立着一根很結實

好好收拾這白種魔鬼的方法。他

的高樁。這根樁，原非爲燒人而立。

在那裏想方法，忽然柵外林中，飛

向來用他鎖奴隸的，凡是奴隸

來一聲象鳴。殺瀨聽得明白，知道

強，不伏使令，就鎖上樁去，用力鞭

是他那個林中老友來了。微微一笑。掉過臉去，喉中也發

打。以打死爲止。今天他們把殺瀨綁上樁去。綁好之後，抱

出一種很低的不可思議怪聲。這是他同象通信的信號。

了不少枯枝乾草來，堆在樁邊。會長站在一邊，想看他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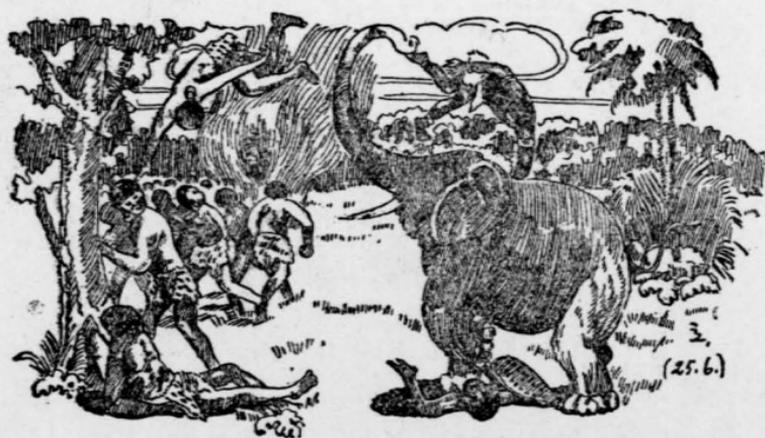


忽然而一門窗一進個渾身浴血的人來

這種殘酷形狀一嚇，嚇他些慌張之色出來。不料他神色

他狂叫一聲，撒腳就跑。那時象已衝入人叢之中，一路上

自若。後來火已燃着。他又低低叫了一聲。柵外又來了一聲象鳴。村中人以爲事出偶然，並不注意。其實柵外的象，見頂不動木柵，又聽見穀瀨第二次呼聲。上文講過，他是深恨人類，那時給他嗅到了人的氣味，深恨這木柵擋道。旋身過去，跑了十多步，重又旋過身來。豎起長鼻，怒鳴一聲。低着頭像血肉做成的一輛火車頭似的，直向柵上撞去。木柵雖是結實怎樣經得起他的衝突。頓時給他撞倒了一塊。他就在缺口處撞進村去。空場上人多聲音非常嘈雜，都沒有聽見。只有穀瀨聽得清清楚楚，那時火燄已經將次逼近穀瀨。有個土人聽見自己背後有些古怪聲響。掉過頭去，剛正看見一頭巨象，向他們站的地方直撲過來。嚇得



用長鼻捲起擋路的路阿伯拉伯人向左右亂拋

用長鼻捲起擋路的阿拉伯人，同土人向左右亂拋。直到火光熊熊處，去救穀瀨。會長吩咐左右快上帳中，替他去拿火槍。火槍沒有到，象已用長鼻，在火燄中將穀瀨捲住，用力一拔。把樁拔起。他是怕火的獸類，皮膚上知覺又很靈敏，只因深愛穀瀨，所以犧牲了不少皮膚，捨命相救。捲了起來，連那木樁輕輕放在頭上。旋身仍想找原路出去。那時會長的火槍已經取到，握着槍，站在大道中間，向巨象迎面就是一槍。卻給巨象直衝過來，槍彈沒有命中。會長卻給他像我們踹螻蟻似的，一脚踹成肉餅。踹死會長，敵人已去，小心謹慎，頂着

穀瀨，上森林中黑暗處去了。

(待續)

影 印 古 書

四部叢刊單行本

(印有目錄承索即寄)

是書選刻四部必要之書凡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四十八卷採用底本滿芬樓所藏外尤承海內外藏家之助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寫本十六影元寫本五校本十八高麗舊刻本四釋道藏本二餘亦皆出明清精刻用石版覆印攝影傳神無異真蹟茲為購買便利起見特發行單行本以廣流傳

學津討原

二百冊 連史紙六開本 一百二十元
毛邊紙六開本 九十六元

此書嘉慶中虞山張海鵬所刻所收凡一百七十二部一千又四十三卷其中無單行本者十居八九與別種叢書互見者是正之功亦非他刻可及今依照曠園初印本影印

續古逸叢書

二十二種四十六冊 夾實紙大二開本一百卅二元
料半紙大三開本九十元

此書由滿芬樓覓得之宋本影印而成均四部之要書不傳之秘冊版本罕見筆墨精審方之古逸叢書差堪比擬因取叢刊之體以饒黎氏之書篤好國故之士當必有取於斯

別下齋叢書並涉聞梓舊

四十冊 連史紙廿二元
毛邊紙十八元

海寧蔣氏別下齋叢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發現極罕見兩種兼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清期悅目

涵芬樓秘笈

第一集八冊 連史紙三元
毛邊紙二元半 第二至十集各八冊 連史紙二元半
毛邊紙二元

本館假古書善本浸銷喪亡爰出涵芬樓所著認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為一集現已出至第十集尙擬陸續供獻於海內之嗜古者

其 他 舊 籍 詳 載 舊 學 書 目 承 索 即 寄

市新設建去樣怎

書各列下考參請

政法名著 美國市政府 臧啓芳 一册 二元六角
 本書係美國哈佛大學市政教授孟洛氏所著歷敘市政府與中央政府省府之關係市政府之權限與責任市選舉市政黨市政府之組織立法及市政改革運動詳明確當得未曾有譯者於每章之末附加按語以爲我國討論市政問題之參考

市政新論 董修甲 一册 八角

著者留美多年專攻市政此書本其所學而作計分五章討論城市設計網要實行城市設計理財法綱要各國城市設計之進境我國各省城市之計畫我國各省城市設計上之建議

歐洲大陸市政論 胡爾霖 一册 一元四角

本書專敘歐洲大陸各國市政如教育交通衛生救恤警察等事項凡關係地方行政者靡不備載我國近倡建設新市之議甚囂塵上得此書以作參考當必爲助不少焉

道路計畫書 易榮膺 一册 三角

書分四章(一)道路與交通之關係(二)道路應滿足之條件(三)施行程式(四)工程細則本之學理衡以國情盡可施行所擬條例表式甚多爲實地施工時所當遵守不獨爲研究路工路政者所必備亦且爲關心時事者所必讀

新智識 都市居住問題 一册 六角
 叢書 現代歐市制大綱 一册 二角
 東方新 村市 一册 一角
 文庫 歲之廣州市 一册 四角

商務印書館 出版

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改造的分析

愛爾烏特著 趙廷爲 王造時合譯 一冊 六角

本書先述明社會問題中各種重要原素如歷史的物質的經濟的理想的教育的等等後述社會問題的解決注重改變習尙造就社會領袖反對片面的政策革命的手段以簡略分析社會問題爲基礎提出進步的社會改造原理爲社會改造下一科學的基礎

社會問題詳解

高島素之著 盟西譯 三冊 一元五角

是書分社會政策社會主義勞動組合婦人問題四篇卷末有附錄揭示各篇大要

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

愛爾烏德著 趙作雄譯 陶孟和校 一冊 一元

首章總論社會與社會學二三兩章論進化論及心理學與社會問題之關係以下羅列家庭人口都市貧窮犯罪等問題原著者爲熱心研究社會問題大家此書實其生平得意之作

社會問題講演錄

一冊 六角

本書爲江亢虎博士在東南大學之講演稿分資產勞動女權家庭四章凡一切社會問題詳論無遺

社會問題

相菊潭編 一冊 四角

我國社會問題非常複雜編者擇其最要者列爲家族婦女人口都市勞動等五類詳加討論博引世界的例證以解決我國目前困難

社會問題與財政

小川郷太郎著 甘浩澤 史維煥合譯 一冊 九角

著者以爲欲解決社會問題不可不依社會政策而社會政策須特財政始能實行本書即在闡明財政上諸要端以爲實行社會政策的基礎說理頗爲詳盡

商務印書館出版

救國的策方第一

是——就

積極的
提倡國貨！

國勢凌夷，外患日逼，有見之士，咸以提倡國貨為救國要圖。本館創業之初，即以開發利源，改良國貨為職志。歷年以來，搜求本國原料，悉心製造，出品精良，久為各界所樂用。近復銳意求精，加工製造，以應社會之需求。種類繁備，品質兼優，比之舶來諸品，尤無多讓。定價特別從廉，藉酬惠顧雅意。茲將各種出品，開列於下。

圖書雜誌	印刷機器
文房用品	裝切機器
西式文具	印刷油墨
理化器械	花邊鉛字
化學藥品	各種圖版
模型標本	幻燈影片
測繪器械	活動影片
音樂用品	各種徽章
運動用品	摺扇、絨扇
教育玩具	打字機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啟